儀禮正義

儀禮正義卷十　鄭氏注

受業江寧楊大堉補

記

大夫與則公士爲賓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也公士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疏]正義曰賈疏云鄉射使處士無爵命者爲賓有大夫來不以加尊於大夫故易去之使公士爲賓敖氏云記言此者恐其或用處士也所以不可用處士者以處士去大夫之遠故也鄉飲酒之禮大夫若用與其賓介亦當以公士爲之大夫不與則公士若處士皆可舊說謂鄉飲酒鄉射大夫自來觀禮非也大夫於一人旣舉觶於賓乃入主人必無臨時易賓之理然則大夫之與此會者乃亦主人請之明矣江氏筠云疏說以上篇專是賓賢能禮此固未必然但彼云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則彼爲賓與此異矣此賓爲主人所自定故不敢使人加尊於大夫彼賓介定於先生於主人可以無嫌也且旣經先生審定主人亦何得更改易之敖氏以主人當預知大夫之來否然恐未必先請大夫

而後就先生也竊詳注疏於大射儀有射禮辨貴賤之說
觀賓主立于門外北面等文顯與燕禮之主歡者有殊此
鄉射雖不與彼同疑亦當因其禮故其爲賓如此惟其如
此故主人不就先生謀之盛氏世佐云公士鄉人之爲命
士者明非主人之焉也大夫雖入於一人舉羅之後而其
有無來否主人必預知之其用公士處士蒞自戒賓之時
而已定矣非使大夫至而後易之也此與鄉飲酒與者彼
所以賓賢不可以大夫故易也方氏苞云注以公士爲在
官之士似未盡將取於國中上中下士則彼有官中之士
不能棄其職業而爲鄉遂之賓且春秋習射三鄉之賓十
有五人遂亦如之公邑則又倍焉安得毋州皆有六官之
士若本州在官者則惟黨正族師乃州長之屬助主人以
涖事者也不可以爲賓然則所謂公士者蒞鄉大夫所與
之賢能升於國學而未升於司馬故作以爲賓俾羣士取
法焉注又謂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故使在官之士蒞
誤矣大夫與衆士耦且爲下射以道有主道也乃慮其爲
賓屈乎敖氏謂記言此明不可用處士大夫尊處士去之
遠亦非也處士抱道者經所謂君子是也不敢以國法戒
速乃尊賢之道宜然故息司正必以告而至與否聽之至
則當與大夫之遵者同禮儀禮釋官日案公士有二義對

處士無爵命者言則公士爲有位之士此經是對士臣於大夫者言則公士爲公家之士玉藻云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是也胡氏肇昕云方氏不知注公士在官之士之謂而妄爲辨駁至其所自言者又於經典無據敖氏故與注相反而與經文多相違戾皆非也蓋鄉射之賓本用處士若大夫與則以有位之士易之大夫之來或因主人之請則其來否主人已預知之而先使公士爲賓無慮於臨時易賓也若鄉飲則處士爲賓大夫雖與亦不易又韋氏協夢云此據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用此鄉射禮者也若行此禮於賓與賢能之後則賓卽鄉飲所舉之賓身可易乎

使能不宿戒

能者敵於事不待宿戒而習之

疏 正義曰亦云使能者此賓雖輕然必以有才德者爲之不可使不賢而居尊位也不宿戒者亦以國之公禮謂衆庶習射皆有定期故也注誤方氏苞云不能則不能與於射不待勝負分而已有所愧厲矣能者始得與於射則鄉大夫興賢能非德行道藝有可觀不得與於衆賓可知矣州長敎射而徵學士事有故常無用先期而戒之

其牲狗也

狗取擇人

疏 正義曰敖氏云用狗者大射之牲也其義與鄉飲酒同方氏苞云壯與敖說皆未安狗所以養老鄉黨莫如齒卽與賢能

三賓遐者必有耆老故日習鄉尚齒射雖尚功而爲鄉禮燕與大射則國之老臣必與焉故牲皆以狗胡氏肇昕云注說當有所本若方說則失之鑿矣

亨于堂東北

鄉飲酒義日祖陽氣之所發也 疏 正義日校勘記云祖徐本作俎

尊給冪賓至徹之

以給爲冪取其堅潔

蒲筵緇布純

筵席也純緣

西序之席北上

眾賓統於賓 疏 正義日張氏爾岐云堂上自正賓外眾賓三人而已今乃有西序東面之席豈三人非定法與賈疏以爲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西賓近於西則三賓東面未知然否要之爲地狹不容者擬設耳褚氏寅亮云眾賓三人耳今乃有西序之席者豈以無介而賓不拘於三與然洪非位遵於此如疏說也北上因統於賓亦見異於介席吳氏廷華曰賓在尊西南面東上此中堂之位所以尊賓也大夫席于尊東者蓋大夫在賓之西則非所以尊大夫在賓之東又非所以尊賓故以尊閒之使各成其尊而不相礙然大夫在東而賓居中位則兩尊之中仍以尊賓爲主卽大夫多尊東不足容則亦當以上經堂西東面之側側之尊東南面之外以次轉而東序西面此理之正者張氏惠言云賓位戶爀閒不得以公卿大夫去而移近西當如大射小卿之位席

在賓之西眾賓繼而西故有東面席也盛氏世佐云此為射於州序言之也序之制狹於庠賓席有定位不可移而東三賓之席四丈八尺有非右一閒所能容者於是又繼而南所以有西序之席也疏說非大夫若多亦當席於主人之北西面北上其不於得西干賓之正位也必矣胡氏肇昕云記此句解者多不釋其故賈疏之說本不可從而敖氏直決以眾賓三人南面未必有西序之席北上者是以記為不可信矣蔡氏德晉謂如賓多容有席於西序者堂上眾賓祇三人不得云如賓多也方氏苞謂記所述乃西階下眾賓立位而誤為席對尤非矣細繹記與注之文張氏盛氏謂由地狹不容因又繼而南所以有西序之席其說當矣張氏惠言儀禮圖云案賓位不可移當如大射小鄉之位在賓西眾賓繼而西故有西序之席焦氏以怨云筵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匠人度九尺之筵是也今庠序之制未詳東西闊狹之數宏亦不一其制賓之位於中者旣無可易矣繼賓而西者當設三席則地不可以狹明矣或者三賓之席亦有繼之而東西未可知也

獻用爵其他用觶 爵尊不可褻也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通解句首有凡字

以爵拜者不徒作 以爵拜謂拜旣爵徒猶空也作

起也不空起言起必酢主人

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横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膱長尺二寸

脯用籩籩宜乾物也醢以豆豆宜濡物也膱猶脡也為記者異耳祭横於上殊之也於人為縮膱廣狹未聞也古文膱為胾今文或作植

疏正義曰注膱猶脡也校勘記云膱陳本作職案釋文曰膱音職若以鄉飲記音義正之此職乃樴之誤云膱猶脡也為記者異耳者案脡與挺同鄉飲酒記作五挺注云挺猶膱也此記作五膱注云膱猶脡也見膱與脡同物為記者異故一作膱一作挺耳云祭横於上殊之也於人為縮者敖氏云曲禮曰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是膱長二尺而中屈之也士虞記有乾肉折俎亦曰朐在南此膱可以見其制矣祭半膱則不屈之云古文膱為胾今文或作植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膱當作樴脡挺皆當作梃宋本鄉飲酒記釋文云猶樴本亦作膱可見注文原作樴字鄉飲鄉射注梃樴互訓說文樴杙也梃一枚也二字皆从木凡从才从肉者皆誤聘禮記注膱脯如板然者或謂之脡皆取直貌焉蓋膱脡無正字以其直貌故取訓杙之樴一枚之梃名之後人因其為脯脩改木从肉耳古文樴為胾者段玉裁云胾聲戠聲同部也惟胾為大臠與

膴義別，故鄭不從今文。或作植者，直聲、戠聲亦同。鄭注考工記讀樴如脂膏䐈敗之䐈是也。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狗既亨載於東方。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腠。以骨名肉，貴骨也。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離猶捼也。腠，膚理也。進理謂前其本。右體，周所貴也。若有尊者，則俎其餘體也。

疏 正義曰：注謂前其本，校勘記云：前，陳、閩、監、葛俱誤作首。云以骨名肉貴骨也者，俎用膴皆肉也，而以脊脅肩臂名之，是以骨名肉。祭統曰：凡為俎者，以骨為上。故云貴骨也。云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者，肩臂臑為前三體。祭統云：周人貴肩。賓用肩，是尊賓也。云右體周所貴也者，此對左股而言也。云若有尊者則俎其餘體也者，張氏爾岐云：尊者當作遵。遵者，經云大夫若有遵者，此所指正大夫也。餘體謂臑若膊若胳也。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凡奠者于左，不飲，不欲其妨。將舉者于右，便其舉也。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尊之於其黨。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疏云獻三賓之時，主人雖謂長者一人洗爵，愚謂此為衆賓統一洗

但辭之者一人耳

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尊卑之差諸公大國之孤也疏正義曰敖氏云賓禮介禮亦謂其受獻時之儀耳云有諸公則如賓禮則大夫如介禮其言略與鄉飲酒之經合似也云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其言大略與此經遵則非矣此經所言遵者大夫之儀正指無諸公者也而其儀亦無以異於介身在其爲如賓禮平蓋大夫之禮妄降於賓固不以諸公之有無而爲隆殺又經惟屢見大夫禮而略不及公則無諸公明矣記乃著有諸公之禮皆似失之盛氏世佐云經不見如賓禮之儀略也猶賴此記之存得以考其隆殺之大不幾而敖氏反疑之過矣張氏爾岐云鄉射無介此以飲酒禮中之賓介明其差等也

樂作大夫不入後樂賢也

樂正與立者齒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於賓黨鄉飲酒記曰與立者皆薦以齒疏正義曰鄉飲酒記注云不言飲而言薦以明飲也既飲皆薦於其位此記不言薦故引鄉飲酒記以證之

三笙一和而成聲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也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疏正義曰敖氏云三人吹笙而一人歌其所吹之詩以和之而後笙之辭顯

且成聲也此其在無算樂之時乎笙之入也以將射之故不奏之郝氏敬云三笙一和謂三人吹笙一人歌以和之也鄭據爾雅笙小為和爾雅多後人附會三大笙一小笙於義何取豈四笙并吹無一歌者乎盛氏世佐云此當以注說為正爾雅曰笙十九簧曰巢十三簧曰和傳曰大笙音聲衆而高也小者音相和也說文曰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笙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宮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他皆相似也陳氏樂書曰笙為樂器其形鳳翼其聲鳳鳴其長四尺大者謂之巢以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謂之和以大者唱則小者和也以上諸說皆此記之箋疏也豈鄭一人之私言哉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笙之管應乎律大小相調五聲乃成此吹笙之法所謂律以平聲也國語曰匏竹利制又曰匏竹尚議韋昭注曰利制以聲音調利為制議從其調利也然則大小相調匏竹之器類然若竽若簫若籥若管若篪皆有大小豈以笙而獨無之今其音雖不可考其義猶可推而知也朱李照作巢笙合二十四聲以應律呂正倍之聲作和笙應笙竽合清濁之聲識者稱其能復古制若謂於義無取後人何以能師其意而作作而調乎若夫敖說之誤有不得不辨者夫有志而後有詩有詩而後

有歌於是五聲以依之十二律以和之然後被之八音而爲樂此帝舜命夔之言所以爲千古論樂之原本也八笙特八音之一耳歌乃人聲也謂笙以和歌則可謂歌以和笙可乎哉其誤一也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堂下安得有歌其誤二也況此篇無升歌笙閒但有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二南六篇之詩也堂上既有二人之歌安得堂下又有一人歌乎其誤三也敖氏亦自知其說之不可通而謂此在無算樂之時則其辭遁矣郝氏襲其謬而反譏鄭失豈公論乎胡氏肇昕云盛氏駁敖郝以伸注說其譏蹉矣但其所引證亦多謬誤案爾雅釋樂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合人注云大笙音聲衆而高也小者聲相和也郭璞注云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者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說文云笙十三簧象鳳之身也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大者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古者隨作笙盛氏所引皆非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奠爵于下篚不復用也今文無與笙

疏 正義曰注云今文無與笙者胡氏承珙云案經文云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其下云遂獻笙于西階上其下又云主人以爵降奠于

篚此記取爵上篚奠于下篚當總記獻工與笙鄉飲酒禮記亦云獻工與笙故鄭不從今文無與笙也

立者東面北上

賓黨 【疏】正義曰賈疏云此謂來觀禮者與堂下眾賓齒盛氏世佐云此謂堂下眾賓也士之來觀禮者亦在焉

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

薦於觶南

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

弟子賓黨之少者也前戒謂先射請戒之 【疏】正義曰賈疏云謂請射之前戒之敖氏云三耦射則在先立則居前乃以弟子爲之者爲司射當誘射故也誘射有教之之意故以少者爲三耦而誘之不使長者嫌其待之淺也惟前戒故不待命而先俟于堂西張氏爾岐云請射于賓之前即戒之也

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

便其事也 【疏】正義曰司射取弓挾矢取扑經皆著其在階西惟誘射訖改取一个挾之則著其適堂西蓋堂西與階西相近記故統而言之

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

著竝行也古文曰遂命獲者倚旌 【疏】正義曰敖氏云階前即觶南之處也盛氏世佐云階前西階前也觶南位在中庭敖說非 注云著竝行也者敖氏云謂此時司射

司馬同時行事非相繼爲之經不明言故記著之也經言司馬命張矦及倚旌乃在司射比三耦之後記言此以明其在司射升請射于賓之時非若經文之次也然經文所以如彼者欲終上事乃言下事故爾張氏爾岐云司射升堂告賓請射之時司馬階前卽命張矦倚旌經文序司射事訖乃及司馬故記著其行事相竝也韋氏協夢云射禮同時行事者似不止此如司馬命張矦司樂卽當命遷樂司馬獻獲者司射卽當獻釋獲者大約二人所行之事不至相窒礙者皆可同時而行若一人行一事必相繼爲之則日力有不給矣記蓋舉一以見其餘耳云古文日遂爲命獲者倚旌者胡氏承珙云案經文云司馬命張矦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矦中記又言此者疏云司馬命張矦矦與命倚旌其事相因故云遂明同是西階前然則今文不言獲者從可知也

凡矦天子熊矦白質諸矦麋矦赤質大夫布矦畫以虎豹士布矦畫以鹿豕

此所謂獸矦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矦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矦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矦則經獸矦是也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

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
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其
畫之皆毛物之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則經獸侯是也徐本通解
楊氏俱無此句案此乃疏文誤入皆謂采其地
地誤作也射熊虎豹熊閣監俱誤作燕不忘上不相犯下
不字徐本通典聶氏通解俱作下朱子曰疏解忘為苟然
則乃妄字也案疏云不苟相從輒當犯顏作誅正是不忘
相犯之意似非妄字又案禮記射義疏引作上下相犯志
在君臣相養徐本養下有也字與射義疏引亦合　云此
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者
張氏爾岐云侯制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大射之侯用皮王
三等虎熊豹諸侯二等熊豹卿大夫用麋所謂棲皮之鵠
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賓射之侯用布畫
以為正王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而玄在外諸侯三正
損玄黃大夫士二正去白蒼畫朱綠所謂畫布曰正梓人
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燕射之侯畫獸以象正鵠
此記所言是也梓人亦云張獸侯以息燕也胡氏舉昕日
周禮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
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注大射者為
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

貢之士可以與祭者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
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
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豹熊麋之皮
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辜謂以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
之大射虎侯主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
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
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其射豻又射人職曰王以六耦射
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
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
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
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先鄭注云三侯虎熊豹也正所射
也詩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二侯熊豹也豻侯豻者獸名
也獸有貙豻熊虎後鄭注云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
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
射於朝之禮也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
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卽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
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
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
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大射禮豻作干讀如宜豻
宜獄之豻豻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豻皮飾侯下大夫也

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又梓人張
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注云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
也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
樂以騶虞九節五正下曰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明
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
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
也又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注云獸侯畫獸之侯也引此記
爲證又云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
酒而射孔氏穎達射義正義曰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士
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
朝天子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爲燕射
謂息燕而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故
司裘職云大射惟明王及諸侯卿大夫不及於士其賓射
燕射士皆有之故射人云士射豻侯二正是士有賓射也
又鄉射記云士布侯晝以鹿豕是士有燕射矣其侯天子
大射則張虎侯熊侯豹侯畿內諸侯大射則張熊侯豹侯
若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一日大侯二日糝侯三日豻
侯若畿內卿大夫射麋侯其畿外卿大夫射侯無文於諸
侯既得三侯其卿大夫蒞降君一等則糝侯豻侯也大射
之侯皆有鵠鵠則三分侯中而居其一其賓射之侯謂之

正天子賓射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諸侯用三正二正之侯鄉大夫用二正之侯士亦用二正之侯又飾以豻鵠外諸侯以下賓射其侯無文若天子以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其侯竝同賓射之法故鄭注云鄉侯二正云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者此謂記言鄉射而以燕射之獸侯爲言故明之也張氏曰此鄉侯當張采侯二正而記燕射之侯者以燕射亦用此鄉射之禮但張侯為異耳盛氏世佐云記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燕禮曰若射則如鄉飲酒之禮蓋諸侯以上無鄉射其燕射之侯則自鄉射等而上之也大夫以下無燕射其鄉射之侯則自燕射等而下之也故獸侯之名通平上下而鄉射之記兼及王侯皆以此耳圖說曰大射射鵠賓射射正鄉射射質而燕射則因鄉射之侯注以燕張獸侯鄉射當張采侯誤矣云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者盛氏世佐云凡侯中棲之以皮日鵠司裘所云設其鵠是也書之以采日正射人所云五正三正二正是也塗之以土日質此記所云白質赤質丹質是也各隨其所宜而命之其實皆射之的而已梓人云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鵠又侯中之總名也鄭

解此質爲質也之質非凡侯皆以布爲之而飾之以皮此於鄉射之侯獨曰布者明其不以皮飾也於鄉射之侯曰布則熊麋二侯之非純布可知矣於鄉射之侯曰畫則能麋二侯之非畫可知矣或謂凡侯皆以布爲之而飾之以皮則三射之侯何別乎曰別之以其侯中而已皮侯以鵠采侯以正獸侯以質或又謂燕射之侯號不畫何以謂之獸也曰若以其所飾而謂之皮則無以別於大射也且其中未嘗棲皮也以其所塗而謂之采則無以別於賓射也且其中未嘗盡采也燕侯雖不畫而熊麋之屬皆獸名故以其名命之且大夫士之畫者則固有獸象弓又以見此名之通乎下也皮侯采侯取義於中獸侯取義於側亦相變也經義聞斯錄曰案射侯皆以布爲地故大射儀注云侯謂所射布也天子諸侯以皮飾側故考工記謂之獸侯惟大夫士不飾皮故此記云大夫布侯士布侯也然云畫以虎豹畫以鹿豕則熊侯麋侯非畫可知畫者丹質故非畫者則白質赤質也人有大夫士之異獸有虎豹鹿豕之分故曰凡以統之人有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之異侯有飾皮及畫皮之分故曰凡畫者以別之也小雅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傳云的質也毛公解是詩爲燕射則所謂質者卽指白質赤質丹質之質漢初訓詁簡括不備引此經耳

質侯中志射之處其猶大射之鵠賓射之正與注解爲地非矣又云熊侯用熊皮麋侯用麋皮將何以別於大射之皮侯乎考工記何以特謂之獸侯乎蓋大射用虎熊豹麋之皮飾侯側而中又方制皮以爲鵠側中皆皮故曰皮侯賓射亦用虎熊豹麋之皮飾侯側而中用布畫五采以爲正故曰五采之侯燕射則天子諸侯張熊麋皮而中設質焉大夫士則畫虎豹鹿豕於布亦有獸之形故統曰獸侯又云禮謂之質詩謂之的說文謂之埻云射臬也讀若準案司裘注云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埻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疑埻乃埻之誤故釋文云本亦作準也疏解埻作質云質者正也所射之處故名爲質又案小爾雅謂之槷槷卽臬也說文臬射準的也云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者賈疏云案梓人云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據大射之侯若賓射之侯則三分其侯正居一焉若燕射之侯則獸居一焉故云象其正鵠之處胡氏箋昕云經於熊麋侯不言畫則以熊麋之皮飾其側耳畫者唯虎豹鹿豕云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者以天子諸侯唯熊與麋大夫則有虎豹士則有鹿豕是取陰陽奇耦之數也經義聞斯錄曰其云大夫畫以虎豹士畫以鹿豕者大夫或虎或

豹士或鹿或豕耳非大夫兼虎豹士兼鹿豕也注說涉附會胡氏肇昕云案郝氏亦云畫虎則無豹畫鹿則無豕非一侯畫二物也敖氏云一侯而畫獸二者亦妄夾其質也不畫一獸者變於用皮者也其說亦非云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者此鄭謂用熊虎豹麋鹿豕之意也胡氏肇昕云鄭氏司裘注云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較此注爲精云其畫之皆毛物之者謂所畫者皆毛物也方氏苞云謂象其淺淡純駁之物色也

凡畫者丹質

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以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疏〕正義曰案注以畫爲畫雲氣凡畫者總天子諸侯大夫士而言丹質謂丹采其地非也考經文於熊侯曰白質麋侯曰赤質則丹質者自謂大夫士之布侯也大夫與士同爲布侯則同爲丹質而虎豹鹿豕又皆以畫故以凡畫者統之質謂其識射之處也此注多誤後儒故多駁之敖氏云凡畫者丹質謂畫虎豹鹿豕之侯皆以丹質言其質異也姜氏兆錫云據本記白質爲天子之熊侯赤質爲諸侯之麋侯則丹質當屬大夫士虎豹鹿豕之侯經云凡者凡大夫與士非並凡王侯也孔氏廣森云此質謂侯中受矢之處毛詩發彼有的傳曰的質也

考工記曰利射革與質替獸侯有質質猶皮侯有鵠采侯有正矣天子熊皮爲侯白塗中以爲質諸侯麋皮爲侯赤塗中以爲質凡大夫士皆布侯而但畫爲獸象丹塗中以爲質於大夫士獨言布侯明君之獸侯亦眞獸皮爲之所別於皮侯者質與鵠耳

在

射自楹間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

自楹間者謂射於庠也楹間中央東西之節也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物者猶事也君子所有事也長如笴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笴矢幹也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之節也間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爲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爲隨武跡也尺二寸

疏 正義曰注云自楹間者謂射於庠也楹間中央東西之節也者張氏爾岐云樹鉤楹內堂由楹外雖不同皆以楹中央爲東西之節注謂射於庠恐未是云長如笴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笴矢幹也長三尺與人步一跬相應三尺爲跬六尺爲步從長半步不言橫同也云間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者敖氏云其間容弓爲從畫言也胡氏肇昕云物長如笴爲從畫言其間容弓者謂上下射各履一物兩物之間相去容弓弓六尺也敖說非郝氏云其間謂兩物

相去中閒可容弓六尺曰弓卽一步也兩人履立中空一步以便射也云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爲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爲隨武跡也橫尺二寸者敖氏云射者南面還視侯中之後先以左足履物之東端乃以右足履其西端而合之故名東端爲距西端爲隨取其左足至則右足隨之也距至也隨猶從也郝氏云左足先履物距其外而右足來合曰隨足跡曰武武長尺有奇兩足收斂迫狹方可容一武也盛氏世佐云名橫畫曰距隨者蓋先以左足距從畫之南蹏而後以右足隨之履其橫畫胡氏肇昕云距之本字當作歫歫說文云止也又止下云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阯故以止爲足是古亦謂足爲止故士昏禮北止注云止足也歫訓爲止亦可爲足之稱也隨讀如父之齒隨行之隨

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

[疏]正義曰敖氏云當棟當楣其以庭之深淺而異與堂之庭深於序故進退其物以合侯道之數此侯道五十弓張氏爾岐云序無室堂有室故物深淺異設此物南北之節也吳氏廷華云大射大侯九十此諸侯之侯道也司裘注本之而又以天子之侯道亦九十案白虎通天子之侯道百二十步雖俱無可考據而白虎通之說爲長

命

負矦者由其位於賤者禮略

疏 正義曰賈疏云司馬自在己位適命之由負矦者賤略之故也敖氏云位觶南也此與前二命皆不離其位者以射事未至略之由便也盛氏世佐云此謂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矦之時也位司射之南也此時司馬位已不在觶南矣敖說非吳氏廷華云司射請射後司馬初命倚旌次命負矦皆不言位則皆由其位也不言命去旌可知又位本北面而獲者在西是即其位西向命之也

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尊者宜逸由便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凡凡司射司馬三耦眾耦也必出入於此者近於其位也此於司射司馬之位爲南於耦之射位爲北故以之爲節云賓無射位大夫不立於射位故取弓矢於堂西不由之大夫卒射而退乃出此堂者統於上射非正禮也郝氏敬云凡司射三耦眾耦往來堂西皆由司馬之南而西惟賓與大夫取弓矢於堂西下階即折而西不由司馬之南尊者可直遂不出卑者之下也賓大夫非取弓矢不往堂西故申明之盛氏世佐云凡適堂西皆出入於司馬之南蓋威儀之法有不得由便者唯賓與大夫則否優尊也敖氏近於其位之說失之

旌

各以其物旃總名也襍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言各者鄉射或於庠或於謝

【疏】正義曰注云旃總名也者周禮司常云九旗通帛爲旜襍帛爲物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物與旌別云旌總名者賈疏謂徵文則通是也云襍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者本司常文賈疏云通帛者通體並是絳帛襍帛者中絳緣邊白也云各者鄉射或於庠或於謝者賈疏云大夫士同建物而云各者大夫五仞士三仞不同也吳氏廷華云周禮司常惟有大夫士建物及襍帛之文以此記言之則物字當卽司常所謂九旗之物蓋交龍熊虎九者及下龍旜之類若止以襍帛言非各以之義要知此卿大夫禮如鄭賈說又有州長鄉大夫是卿當在孤卿建旜中州長當在州里建旟中豈得專以襍帛爲訓至五仞三仞之說據司常疏謂本禮緯則尤不可以緯訓經且記亦止言物不言杠也要之人各有物故曰各不必辨其物之異同也張氏爾岐云旌射時獲者所執各用平時所建故云各以其物也敖氏云記據士之爲主人者言也士之物云各則是三等之士其物亦有不同者矣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亦此意也胡氏肇昕云敖氏之說盛氏謂其非記意也

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

韜上二尋

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此翿旌也翿亦所以進退衆者糅者襍也杠橦也七尺曰仞鴻鳥之長脰者也八尺曰尋今文糅爲縮韜爲翿

【疏】正義曰注云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者郝氏敬云周禮司常云析羽爲旌襍帛爲物大夫士建物春秋傳曰采謂之物無物謂士之末命者旌無帛則不得畫物姜氏兆錫云旌各以其物即司常職掌九旗之名物之物故云各以其物而無物則以朱白羽糅杠乃因不命之士無九旗之名物而爲之也注誤解物爲襍帛曰物之物則各字不可通而疏乃以杠之長短別之則所謂順而爲之詞而不自知其率矣盛氏世佐云春秋傳曰采謂之物采即襍帛也襍帛非一色也郝謂帛上畫物似失之美以物爲名物之物而究不能指言何物不如仍以大夫士建物之文爲證也云此翿旌也翿亦所以進退衆者賈疏云此據下文士鹿中翿旌也下云國君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此不命士與國君同者士卑不嫌命士以上尊卑自與也翿非直用之於獲喪大記君葬時執翿居前詔傾虧亦所以進退衆人也云糅者襍也者敖氏云以白羽朱羽相襍而綴於杠之首亦象析羽爲旌之意也張

氏爾岐云不命之士不得用物則以赤白雜羽爲翿旌以射姜氏兆錫云雜訓爲襍不可解雜謂交纏之也胡氏鑾昕云姜說無據大夫士建物襍帛爲物無物則以白羽朱羽襍綴爲旌亦象其襍帛之物也故注訓雜爲襍說文無雜錢氏大昕以爲即粗字考說文粗襍飯也段氏玉裁曰倉部曰餌襍飯也廣韻曰餌亦作粗然則餌粗一字今之襍飯字也是粗本爲襍飯之名引伸之凡襍亦可曰粗丑聲與柔聲古音同部也云杠橦也者後漢書馬融傳注云杠橦者旗之竿也故禮記檀弓以練綢旌之杠注又云杠竿也云七尺曰仞者賈疏云此無正文王肅則依小爾雅四尺曰仞孔君則八尺曰仞所見不同也胡氏承珙小爾雅疏證曰仞數諸儒各異漢書食貨志注又引應劭以五尺六寸爲仞此仍與七尺曰仞者合蓋用八寸爲尺以七乘八故爲五尺六寸褚氏寅亮云鄭云七尺曰仞蓋本包咸論語注不從趙岐孟子注八尺爲仞之尋八尺則仞七尺矣小爾雅四尺爲仞如是則仞有三尺之牆止高七尺尤難信云鴻鳥之長脰者也者鄭氏曰脰頸也揚大鴈長頸云八尺曰尋者賈疏云此亦無正文胡氏鑾昕云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說文云尋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一切經音義引淮南天文訓曰音以八

相生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是皆以八尺爲尋
也張氏爾岐云其杠三仞又以鴻脰韜杠之上長二尋鴻
脰之制注不言疑亦縿帛爲之其圓長若鴻項然也盛氏
世佐云杠長三仞以下又言旌竿之制度物與無物者所
同也以鴻脰韜者執旌所以唱獲故取其飛鳴之象說者
謂縿帛爲之非上二尋謂杠其杠二尋之上也此與經云
上握焉句法相似或以尋上字絕句非杠長二丈一尺韜於
二尋之上則所韜者五尺矣方氏苞曰二尋以上乃韜則
所韜五尺也曰韜上二尋其制已明而曰以鴻脰則五尺
中必微曲如鴻之脰也云今文縿爲縮韜爲翿者胡氏承
珙古今文疏義曰注云縿襂也一切經音義縿古文粃餌
二形說文粗襂飯也引伸之爲凡相襂之偁丑聲柔聲竝
通故又變爲縿今文縿爲縮者如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
鄭大夫云蕭或爲莤莤或爲縮是也鄭以縿縮聲雖近而
縮字無襂義故不從今文韜爲翿者亦聲
近假借鄭以韜義爲正故亦不從今文

凡挾矢于二指之閒橫之

二指謂左右手之第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

疏

正義曰賈疏云第二
指爲食指左傳云子
公之食指動是也第三指爲將指左傳云吳王闔廬傷將
指是也敖氏云云凡挾者謂挾矢或多或寡其法皆然寡則

挾以食指將指多則以餘指分挾之凡挾矢有挾一矢者有挾四矢五矢者崔氏協蔘云食指將指之外除兩骨指有拓弓鉤弦之事其無名指小指皆可挾矢挾一个者挾於食指將指之閒挾其四个則分挾將指無名指之閒挾五个則又分挾於無名指小指之閒也褚氏寅亮云無問矢之多寡挾之總於第二指第三指之閒故不曰指閒而曰二指之閒敖氏謂多則餘指分挾之失記意

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

以不主射故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司馬將升堂而有事乃執弓非是則亦有有事而不執弓之時記蓋大略言之耳

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君子取人以新〔疏〕正義曰敖氏云始射謂第一番三耦射時復又射也前言復謂第二番射時後言復謂第三番射時三耦始射志在於中中則當言獲未釋獲者此如三番射然未宏較勝負且三耦之外皆未射雖以相飲亦不可習以徒釋之也至次射則賓主而下皆繼射乃可以釋獲及第三射則其事已熟乃可以樂爲一節也此皆行事有漸且示先質後文之意吳氏廷華云第一番射未釋獲第二番射始釋獲第三番射又釋獲故曰復復當據第三番射言又第三番始用樂曰復者對樂

賓時言

上射于右 於右物射 疏 正義曰韋氏協夢云上射于右則下射當於左不言者可知也

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 博廣也兩端爲龍首中央爲蛇身相交也蛇龍君子之類也交者象君子取矢於楅上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爲之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司馬左右誤作左右司馬

云博廣也者敖氏云長如笴兩端相去之度也盛氏世佐云楅承矢架也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皆謂其乘矢之橫木也蓋楅身屈曲如蛇交必以此木橫設於上乃可以安矢云兩端爲龍首中央爲蛇身相交也者楊氏復曰兩端爲龍首所以限矢也其中爲蛇身兩相交相對則置之於地而安也敖氏云龍首者刻其兩端作龍首之狀爲識且以飾也上端爲首則下端爲尾明矣經云東肆是其證也蛇交者兩木屈曲爲之狀如蛇交然必屈曲爲之者象弓也盛氏云其中蛇交則兩端皆爲龍首鄭必有所傳矣敖說非云蛇龍君子之類也者貫疏引易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鄭注云聖人喻龍君子喻蛇是也云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爲之者聶氏崇義引舊圖云楅長三尺有足置韋當於背郝氏云韋皮也當中也與

襠通中衣袴曰襠兩腹如半圓交處脊起如衣襠撫矢請
之則分委兩腹以韋韝之如襠衣也姜氏兆錫云以當爲
楅衣因似但謂當爲直心背之衣則當須讀作襠而歷攻
字典初無襠作當之文卽當字義解數十條又無通當作
襠之義也況本記以楅字領起全文下文又著楅字覺上
下文義不協而獨以楅槩二字合於下飾義例獨復未安
或讀當爲當車之當當楅爲句槩句謂韋當楅中而色則
槩也此於義爲穰宏從之盛氏云當底也韓非于日玉厄
無當是也以皮爲底防傾歆也注誤敖說尤鑿胡氏肇昕
云釋名釋衣服云禰襠其一當胸其一當背是直心背之
衣曰當也鄭以當爲襠者蓋古人字少得相假借且禰襠
之爲名以一當胸一當背故曰禰襠是襠正由當得名也
古蓋郎以當字爲之姜氏據後世之字書律古人之借義
可謂矣矣又後漢書鮑永傳有當甸李賢注云當甸邪以韋
爲之是襠之通作當又有明証姜氏何考之未審邪考楊
氏禮圖楅之制兩端作龍首中爲蛇身兩兩相交以丹韋
爲當設於其上以承矢楊氏本於注說注必有據也敖氏
乃以上端爲首下端爲尾不知楅者橫設非直設也有兩
端之形無上端下端之形也盛氏以當爲底引韓非子以
爲據竟不知當之形何若其用韋於何所也且楅之分承

乘矢者經不得不「明之」也是其說皆不可從當以注說爲是云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者楊氏云以丹韋爲當則四四分矢而委之於其上也

楅髤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髤赤黑漆也

疏正義曰楅髤橫而奉之校勘記云奉釋文唐石經徐本俱作拳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奉朱子曰拳當作奉字之誤也陸氏云拳曲亦非是石經考文提要曰拳訓曲言制楅之法漆而橫曲之其蛇交之處著地龍首尾拳曲向上更設之韋當於其背與上蛇交韋當文義相屬非設楅時兩手奉之也釋文明注拳音權通解但云拳當作奉而注仍作拳不改字案朱子注云拳當作則未嘗改經也今本通解經文竟作奉卻於疏末綴楅橫而拳之五字疑非朱子原文○盛氏世佐云此再言楅者以其通體言也若以韋當楅爲句則髤但爲韋色不知楅體更作何色邪 注云髤赤黑漆也者案髤之本字作髹云髤桼也段氏玉裁注曰韋昭曰㕞桼曰髤師古曰以桼桼物謂之髤今關東俗謂之捎桼捎即髤聲之轉耳以桼桼物皆謂之髤不限何色也鄉射禮注云赤黑桼也巾車注云髤謂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漢書中庭彤朱殿上髤桼西都賦謂之彤庭玄墀然則或赤或黑或赤黑兼或赤多

黑少皆得云梟張氏爾岐云楅用漆爲飾設之者橫而奉之南面坐奠中庭其南北與洗相直

射者有過則撻之

過謂矢揚中人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今鄉會衆賢以禮樂勸民而射者中人本意在侯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以扑撻於中庭而已書曰扑作教刑

疏 正義曰敖氏云射時司射搢扑以涖事然則撻之者其司射與

注云過謂矢揚中人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者以矢中人爲過之大者本當刑之但其本意在侯非故有傷害人之心也故僅用扑撻於中庭鄭引漢時鄉會衆賢事以證之也引書者古文尚書堯典文吳氏廷華云過本不一注特舉其重言之賓主大夫無撻理或爲三耦及諸執事設也

衆賓不與射者不降

不以無事亂有事古文與爲豫

疏 正義曰敖氏云衆賓在三人之中者也經言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之禮則是賓主人大夫或有時不與矣此記又言衆賓不與射者不與皆以堂上者言也以是觀之則堂上者可以不與而在下之衆賓無有不與者乎褚氏寅亮云大夫尊不與射不降可知嫌衆賓不與射因賓主大夫降而亦降故特明之

取

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

謂位反起

禮成乃更進取之不相因也

疏 正義曰賈疏云不相因者旣自拾取已之乘矢反位東面望訖上射乃更向前兼取誘射之矢禮以變爲徹故不相因朱子曰上經云後者遂取誘射之矢此注乃云反位禮成乃更進取之似相矛盾其上射字亦與後者二字不相應當作下稱之下射敖氏云經云後者遂取誘射之矢此則見其於旣拾取己矢乃爲之吳氏廷華云己之四矢一遞一取故曰拾後者旣拾取己矢訖又進兼四矢取之以一人取故不言拾疏云東面望者謂東面面位相望也張氏爾岐云注所謂反位已者非司馬西南東面之位乃楅東面取矢之位前經所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者也但彼處疏云是下射取之此乃云上射未審何者爲是盛氏世佐云此注顯與經背當以朱子及敖說爲正

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

擯賓主人升降者皆尊之也不使司馬擯其升降主於射

疏 正義曰敖氏云擯謂以辭贊之射時擯升降則取矢亦當然也將擯而去扑搢之乃反位 注云不使司馬擯其升降主於射者賈疏云司馬本是司正不主射事也

鹿中髤前足跪鑿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先首

前足跪者

象敎擾之獸受負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先首首向前也盛氏世佐曰此於奉之者爲縮注云前足跪者象敎擾之獸受負也者賈疏云服不氏敎擾猛獸不堪受負其有合負物者敎擾則屈前足以受負若今駝受負則四足俱屈之類也胡氏肇昕云孔穎達禮記投壺正義曰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圜圈以盛筭

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

尊大夫不使久列於射位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賓主人大夫同時降賓主先射大夫且立於堂西其耦在射位俟當射大夫乃就其耦升射華氏協夢云尊者事至乃爲之故大夫立於堂西而不立於射位俟之也若然則大夫未射俟射至乃降亦可必先降者賓主人旣降而大夫獨立於堂上則是以尊者自處矣此又自謙之意也

大夫與士射袒纁襦

不肉袒殊於耦疏正義曰袒纁襦校勘記云纁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氏敖氏俱作蘽案宋本釋文亦作蘽前有司請射疏亦引作蘽據士冠禮纁裳注云今文纁皆作蘽則此蘽當作纁盛氏世佐云纁石本作蘽張氏以爲誤敖同石本且釋之曰蘽讀爲纁古字通用也始不免郢書而燕說矣胡氏肇昕云據敖說正可證古本皆作蘽非石本之誤盛氏反席敖之非適見其陋

○敖氏曰袒纁襦尊者不見體也襦先著於衣內袒時則出之大夫非射於君所固不肉袒矣乃以與士射為言者嫌為下射或當統於上射不空異之也吳氏廷華云裏衣上加襦襦上加遂經第言袒故記之

耦少退于物

下大夫也旣發則然也

疏 正義曰郝氏云耦謂士為大夫耦則士居右物為上射上射每旣發一矢輒少退辟尊也敖氏云經言耦於大夫射時之禮在下則屈在上則伸然則似未必有此少退於物之儀也且侍射於君乃退於物尊君也大夫之耦此禮亦不空與君之耦同記似過矣盛氏世佐云此亦貴貴之禮則然然云少退則與侍君射之禮有開矣敖氏議之非也

司射釋弓矢視算與獻釋獲者釋弓矢

惟此二字休武主文釋弓矢耳然則損升降不釋

疏 正義曰敖氏云司射於射未畢而釋弓矢推此二事故記者併言之也視算而去弓矢者為射事巳因去升之節而并去之世獻釋獲者而釋弓矢者為有洗酌荅拜等事故也二者之意義不同

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

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

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傳曰戰鬭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

疏正義曰注不待中為儁也校勘記云儁徐本要義俱作備案備蓋儁字之說則不復升射也要義脫升字几祭取餘獲陳於澤几要義作巳與單疏述注合取上要義有則字案几祭當從要義作巳祭案段玉裁云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下文又云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射澤必在祭之先況禽待祭後而班則委積日久巳字非也許氏宗彥云荷非巳祭何稱餘乎當作巳嚮之取也嚮釋文作鄉勇力之取取下徐本通解要義俱有也字　云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敖氏云禮射謂此篇所載與大射燕射之類也云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儁也者以其合於禮樂為主不以中為儁故曰不主皮也云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者此主皮之射若禮射二番不

勝三番仍升射也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
也者敎氏曰禮射則張皮侯若采侯與獸侯而加正鵠主
皮之射則不用正鵠但欲射中其皮耳此皮與所謂皮侯
者之皮不同蓋以中甲之革爲之周官云射甲革樂記云
貫革之射皆指此而言也中甲之革犀兕若牛之皮也其
爲物堅厚惟強有力者乃能貫之故禮射則不主皮爲力
不同科故也張氏爾岐云不主皮當依論語作主於中而
不主於貫革爲確胡氏肇昕云論語禮射不主皮馬融注
曰主皮能中貫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是
馬氏亦不以主皮爲貫革也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
物論衆庶三曰主皮鄭注云庶人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
張皮射之是主皮爲田獵之射亦在鄉射五物之中特爲
庶人言之耳陳氏祥道謂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鄉大夫
或用之於澤宮或用之以論衆庶用之於論衆庶在一曰
和二曰容之後則主皮之射雖君子之所不發亦非其所
尙也晩周之時射尙主皮故孔子譏之是也至貫革之射
見於樂記乃軍旅之射也周禮司弓矢所謂射甲革椹質
是也與主皮之射各別朱子注論語合主皮貫革爲一不
及馬鄭說之精敖氏張氏從之誤矣引尙書傳者此伏生
尙書大傳之文自戰鬭至揖讓之取也鄭引之疑其爲主

皮之射言也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者朱子曰蓋謂取蒐狩之餘獲陳於澤今之中者鄉雖不中亦取也今之不中者鄉雖中亦不取也云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者言澤雖習禮之處而其射則又主於中是非所於行禮故疑其爲主皮之射也

主人亦飲于西階上

就射爵而飲也已無俊才不可以辭罰

疏 正義曰賈疏云此謂主人在不勝之黨受罰爵之時也

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

臑若膊胳觳之折以大夫之餘體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敖氏刪經臑字其正誤曰今本肺下有臑字繼公謂臑在肺下非其次且與折文不合蓋傳寫者因注首言臑而衍也大射注引此無臑字今據以刪之周學健云臑在折中不應又出臑字但賈疏自作有臑字解故仍其舊而加圈別之案此與鄉飲酒介俎肫字同意皆以用體無常故立文不定且此文變例臑在肺下其意尤明故鄉飲酒肫字可刪而此經臑字不可去又大射注云鄉折俎用脊脅臑折肺與此正同明無衍字注云臑若膊胳觳之折以大夫之餘體者張氏爾岐云見科取其一不定有臑則用臑無臑則三者皆可用之雅視大夫之有

胾多寡取其餘體而已吳氏廷華云記止言膞則不用膞胳可知蓋折不用全體大夫用膞亦折不全用則獲者亦得用膞不必易膞用膞盛氏世佐云士虞用專膚為折俎注云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折骨為之又特牲主婦俎殽折佐食俎殽折然則體盡人多乃折牲體以充俎今此唯賓主人用肩臂其餘體尚多而獲者之俎用折者獲者賤也折謂自膞以下也脊脅骨多不須折言膞於肺下者舉所折之例也此特謂無大夫言之耳若有大夫則以大夫之餘體也記若云獲者之俎脊脅膞折肺豈不文順而意顯今其文若此者欲見此俎之折於禮為宜不因大夫多而然也又以見自膞以下皆可折以為俎不限於膞也

東方謂之右个

侯以鄉堂為面也

〔疏〕正義曰鞏氏協夢云此明經之左个右个東方謂之右个則西方謂之左个矣○校勘記云注鄉堂堂誤為黨

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

皆皆獲者也祭祭肺也以言肺謂抈肺不離嫌無祭肺

〔疏〕正義曰注云皆皆獲者也者謂獲者與釋獲者之俎同也云祭祭肺也以言肺謂抈肺不離嫌無祭肺者敖氏云經於二俎已見其有祭記復言之者以此云肺嫌為祭肺也是以明之二俎有離肺復有祭肺者為獲

者祭於三處而加之釋獲者俎遂因之亦加祭肺一也盛氏世佐云此及上文所謂肺皆舉肺也祭則祭肺也祭祀之時二肺俱有其他則惟有舉肺而已舉肺亦皆以祭今此有舉肺復有祭肺者爲獲者之祭矦而設也釋獲者亦有祭則又因獲者之禮也獲者之祭肺三釋獲者之祭肺一

大夫說矢束坐說之明不自尊別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謂拾取矢時

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算謂衆賓繼射者衆賓無數也每一耦射歌五終也【疏】正義曰賈疏云用騶虞以化民下用采蘋大夫之樂節亦可皆五終者大夫士皆五節一節一終故云五終也方氏苞云疑賓主人衆賓之射皆歌騶虞有司學士竝空助流王化也大夫則歌采蘋以職位既有定耳疏以上下爲別義不可通韋氏協夢云經止言歌騶虞此云歌騶虞若采蘋者補經所未及也疑行鄉飲禮於賓賢能則用騶虞注所謂有樂賢之志取其相空是也若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行此鄉射之禮則用采蘋以鄉大夫或來也盛氏世佐云騶虞說見前采蘋卿大夫賓射所歌也故亦得用之然則諸侯之州長歌騶虞若采蘩與五終即周禮所謂五節騶虞亦五終何嫌於僭乎蔡氏德晉云案先儒皆以

此爲與周官異不知此正與周官互相發明耳周官王射以騶虞九節大夫射以采蘋士射以采蘩皆五節今鄉射乃士禮則用采蘩五節宜矣然二南乃鄉樂自天子以至於士皆可通用則騶虞可下達於大夫士但其節當五終耳推之則采蘋采蘩可上達於天子但其節則當九終可知也胡氏肇昕云方氏謂賓主人衆賓射皆歌騶虞大夫則歌采蘋其說疑可從大夫或來或不來未定故經但言歌騶虞記則爲補言之耳

古者于旅也語

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疾今人僈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故追道古也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禮成樂備諸本俱作種成樂億唯徐本同此○敖氏云言古者以見周禮之不然古謂殷以上也于旅而語以敬殺也盛氏世佐云此云古若蓋謂用之盛時也然則記之作也其在春秋之際乎胡氏肇昕云敖氏以禮經爲周公所作故謂古爲殷以上也但經爲周公所作記則孔子與七十子之所作也觀論語子曰禮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與此之追道古初以慨今時者相似則古當謂周之盛時爲是

凡旅不洗 敬殺 **不洗者不祭** 不盛 **旣旅士不入** 從正禮也旣旅則將燕矣士入齒於鄉人

疏 正義曰注從正禮也校勘

記云從徐本作後通解作從張氏爾岐云從正禮當是後正禮

大夫後出下鄉人不干其賓主之禮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不干干誤作于○敖氏云大夫後出與其後入之意同亦欲使主人各得盡其待賓與大夫之禮而賓與大夫亦各得伸其尊也主人送賓入門大夫乃出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拜送大夫尊之也主人送賓還入門揖大夫乃出拜送之

疏 正義曰敖氏云大夫雖多亦唯拜送其長而已鄉飲酒尊者之禮亦當如此胡氏肇昕云敖氏推鄉飲酒主人拜送賓于介則否以解此經唯拜送大夫之長其說未安方氏苞云鄉射眾賓出主人皆拜送況眾大夫乎華氏協夢云再拜送大夫合眾大夫而拜送也

鄉侯上个五尋上个謂最上幅也八尺曰尋上幅用布四丈

疏 正義曰注云用布四丈者以五乘八得四丈也張氏爾岐云橫長之數

中十尺方者也用布五丈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謂中也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中卽方也盛氏世佐云此謂侯中也鄉侯之質居侯中三分之一蓋方三尺三寸有奇矣正鵠亦然但其尺寸則隨侯中之大小以為準耳張說非郝氏云中中幅侯心也十尺方一丈也侯中心

親侯道遠近爲廣狹褚氏寅亮云布幅之廣當以漢志二尺二寸爲正故注據之淮南子云二尺七寸巡狩禮以爲三尺二寸俱未的○注考工記校勘記云工誤作功　云方者也用布五丈者張氏曰廣崇皆十尺布幅廣二尺故用布五丈云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者者敖氏云蓋謂周布之廣當如漢布也賈疏云此言十尺用布五幅幅廣二尺二寸兩畔各削一寸爲縫幅各二尺在故五幅爲一丈也漢法幅二尺二寸亦古制存焉故舉以爲況引考工記梓人之文者證中之爲方者也

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

言侯中所取數也量侯道以貍步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用射器也正二寸者骹中之博也今文改弓爲肱也

【疏】正義曰注宜用射器也校勘記云用射徐作於躬聶氏通解楊氏俱作於射正二寸者諸本俱無者字唯監本同此　云量侯道以貍步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用射器也者大射儀云以貍步張三侯是量侯道以貍步也六尺爲步弓之制與步相應侯之取數宜於射器故此經不云貍步而云弓也云正二寸者骹中之博也者考工記弓人云茭解中有變焉注云茭讀如齊人名手足擥爲骹之骹謂弓附把側骨之處博二寸鄭氏此注作骹用其所改之字也正

之數取於骹中之博故二寸褚氏寅亮云此中一丈三分其一以爲鵠則三尺三寸有奇七十弓之侯中丈四尺鵠四尺六寸有奇九十弓之侯中丈八尺鵠六尺張氏爾岐云侯之遠近五十弓弭弓取二寸以爲侯中之數故十尺也云今文改弓爲肱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古肱字本作厷與弓字爲同音假借故馯臂子弓馯姓臂名當字厷而作子弓左傳邾黑肱公羊作黑弓皆其例　鄭云侯之所取數宜用射器故不從古文改作肱也

倍中以爲躬　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各二丈　疏　正義曰賈疏云身爲中上中下各橫接一幅布者也

倍躬以爲左右舌　謂上个也居兩旁謂之个左右出謂之舌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郎最上四丈之橫幅隨所目而異名左右出各一丈

下舌半上舌　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用布三丈所以半上舌者侯人之形類也上个象臂下个象足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十以此爲褒也凡鄉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侯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半其出於躬者也躬徐本作射似誤用布二十五丈二尺用徐本作田誤　云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用

布三丈者張氏爾岐云用布三丈横綴下弓之下左右出
於躬各五尺云所以半上舌者侯人之形類也上个象臂
下个象足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十
以此爲衰也者敖氏曰下舌所以半上舌者處其植之妨
於往來者也下舌之長若如上舌則兩植相去五丈六尺
有餘矣故須半之也盛氏世佐云侯制上廣下狹便射也
蓋侯植於庭而射者從堂上射之則其所平視者侯中以
上而已其下無取乎廣也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
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此堂高於庭之度也侯之下綱去地
僅尺二寸下舌所以半上舌者始爲是與注說非敖說亦
似迂胡氏肇昕云鄭注考工記梓人亦云侯制上廣下狹
蓋取象於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考侯之爲字
从人从厂厂象張布矢在其下人則取象於人也凡侯之
名曰躬曰左右舌上舌下舌皆於人身取之則象人之說
鄭有所受之矣盛氏駁之非也云凡鄉侯用布十六丈數
起侯道五十弓以計者賈疏云中五幅幅一丈用布五丈
上下躬總用布四丈上个四丈下个三丈是通用布十六
丈也云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者賈疏云中
七幅幅丈四尺用布九丈八尺上下躬總用布五丈六尺
上个五丈六尺下个四丈二尺通用布二十五丈二尺也

云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者賈疏云中九幅信丈八尺用布十六丈二尺上下躬總用布七丈二尺上个亦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通用布三十六丈也

箭籌八十

箭篠也籌算也籌八十者略以十耦爲正貴全數其時衆寡從賓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箭篠也篠誤从竹籌八十者籌徐本楊氏俱作筭其時衆賓從賓上賓字徐本通典通解俱作寡　云箭篠也籌算也者張氏爾岐云箭竹也以竹爲籌釋獲者所執之算也云籌八十者略以十耦爲正貴全數其時衆寡從賓者張氏云人四矢耦八籌也敖氏云上記云射無算而箭籌迮止於八十則是此射者雖多亦不過十耦也釋獲者之執算各覩射者之矢數盛氏世佐云經云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從之此記云箭籌八十以一人所執言也中一个釋一算射者未必皆中故經又云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則此八十籌固不止供十稱之用矣如不足則射器之納於堂西者可復取也豈必以十稱爲限哉敖說非

長尺有握握素

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作膚

【疏】正義曰注刊本一作膚校勘記云徐本通解楊氏俱無作字與單疏標目及遂注合通典作刊本一云膚敖氏作刊一本膚許氏宗彥云此猶云刊本四寸耳與下經文刊本

尺義同禮作扶鄭用公羊膚字故疏述公羊而曰引之者証握膚爲一也

云握本所持處也者敖氏云尺有握猶言尺有四寸也必云握者亦見其爲所握處也張氏爾岐云握四指卽四寸算長尺四寸云素謂刊之也者郝氏云握素謂手捉處刊削使素外加髹飾也張氏云其四寸則刊之使白也云握本一作膚者惠氏棟古義曰張稷若節解云握本以作膚以字疑誤別本刊本一作膚亦賓解或刊本一讀義屬上句一作膚指握字有作膚者四指曰膚與扼義同愚謂案文當云握本或作膚張氏以爲刊本一讀屬上句非也胡氏攀昕云惠説非也張氏謂握本一讀是也謂一作膚指握字有作膚者非也作字係淺人不得其解而妄加之也下記云刊本尺此注云刊本一膚句法相同盛氏謂刊本一膚謂刊此箭籌之本一膚耳是也賈疏云公羊傳僖三十一年云膚寸而合何佅云側手爲膚又投壺云室中五扶注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四指則四寸引之者証握膚爲一也

楚扑長如笴刊本尺 刊其可持處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可通與作持○韋氏協夢云長如笴亦如笴長三尺也刊本尺亦刊之使白也胡氏攀昕云楚扑者學記云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扑與夏楚荅其物相同故扑亦曰楚扑也

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荅君而俟荅對也此
以下襍記也今〔疏〕正義曰敖氏云君爲下射者降尊以就
文君射則爲下卑則不宓與卑者序而從尊卑爲稱之
常法也且下射之物在東亦不失其主位也上射賓也荅
君謂東面立而對之射時進左手微背於君故既射則還
對之侯待君發也　注云此以下襍記也者韋氏協夢云
襍記燕射大射之儀蓋因射而類及也云今文君射則爲
下者胡氏承珙云言君射則爲下射者謂君就下射之物
大射儀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
升自階先待於物北一笴東面立注云不敢與君併東
面立鄉君也卽此記所謂君射則爲下射上射待於物一
笴者也若如今文無射字
於義不明故鄭從古文 君樂作而后就物君袒朱繻以
射君尊〔疏〕正義曰祁氏云君樂作而后就物爲耦者先就物
待也君射袒朱繻爲耦者肉袒也敖氏云樂奏
貍首也此記先言樂乃後見君之射儀則是君之燕射於
再射卽用樂行之亦變於大射也投壺之禮因飲酒而爲
之於其再投卽用樂此意其類之乎鄉射三射乃用樂行
之方氏苞云敖說未安記於鄉射附戢君射之儀卽謂大

射之禮三射樂作君乃就物耳燕禮附載燕射語亦甚略然曰如鄉射之禮則亦至三射然後用樂何所據而知再射卽以樂行乎

小臣以巾執矢以授

君尊不搢矢不挾矢授之稍屬

疏 正義曰敖氏云以巾執矢敬君物不敢褻也大射儀曰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於公稍屬蓋以巾拂之而又藉手以執之也儀禮釋官曰小臣見大射儀周禮大僕之職云王射則贊弓矢注贊謂授之受之諸侯小臣兼大僕之職故君射執矢以授

若飲君如燕則夾爵

謂君在不勝之黨也賓飲君如燕賓媵觚於公之禮則夾爵夾爵者君旣卒爵復自酌

疏 正義曰敖氏云夾爵謂夾君爵而自飲也以大射儀考之飲君之禮其所以異於燕賓之媵觶者非獨夾爵而已記但以此言之亦大略之說也盛氏世佐云如燕謂自降洗升酬以至酬賸下拜諸儀皆如之也則夾爵此異於燕者也侍射者先酬散自飲乃酬賸奉君君飲訖又酌自飲故曰夾爵燕禮賓媵觶于公惟先自飲而已故云非獨夾爵而已者燕禮賓酬賸坐奠于薦南拜畢度使此則酢賸以致俟公卒觶而進受之亦其異也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

國中城中也謂燕射

也皮樹獸名以翿旌獲尙文德也今文皮樹爲繁豎糅爲縮古文無以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以翿旌獲翿誤作割今文皮樹爲繁豎徐本無爲字豎作豎通解兩見二十一卷有爲字二十卷無爲字豎俱从豆古文無以文鍾本誤作今

注知城中是燕射者賈疏云以賓射大射不在閩中故國中是燕射燕在寢故也云以翿旌獲尙文德也者賈疏云燕主歡心故旌從不命之士云今文皮樹爲繁豎糅爲縮古文無以者胡氏承珙云古音皮讀爲婆繁讀爲槃皮繁聲之轉樹與豎音義並同鄭以皮樹爲獸名必有所受之今文繁豎蓋假俗字故不從糅爲縮者詩生民或簸或蹂說文臼部引作或簸或舀糅之爲縮猶蹂之爲舀亦聲近故借鄭亦不從之古文無以文不備故又從今文胡氏肇昕云皮樹未詳何獸鳥獸之名字多假借如此之類鄭據古文即從古文作之非必以今文爲假借而古文爲本字也

於郊則閭中以旌獲

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王制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岐蹏周書曰北唐以閭析羽爲旌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如驢通典作大於驢岐蹏陳本通解作岐徐閩監本作岐案釋文宋本亦作歧是俗字

云大射於大學者賈疏云據諸侯而言也

天子大射則虞庠小學以天子大學在國中小學在郊云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岐蹏者案山海經縣雍之山其獸多閭郭璞注云閭即羭也似驢而岐蹏角如麢羊一名山驢引周書者逸周書王會解文

於竟則虎中龍旜

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畫龍於旜尚文章也通帛爲旜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虎中下通典有以字　注云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者賈疏云此則賓射也以其君有送賓之事因送則射盛氏世佐云諸侯相朝於是乎有賓射賓射不必於竟也天子賓射在朝則諸侯可知矣於竟會過也曲禮曰諸侯末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是也因會遇而射其禮亦以賓射行之記蓋此而言也春秋傳云嘉樂不野合謂燕享也射雖亦以樂節然非合樂之謂故得行於竟與

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

兕獸名似牛一角

【疏】正義曰敖氏云其指大夫而言大夫有上中下之異故物亦有差張氏爾岐云大國小國大夫命數不同故云各以其物　注云兕獸名似牛一角者爾雅釋獸云兕似牛劉氏欣期交州記云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是也說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古者射兕以服猛故鄉射禮云大夫兕中兕善觝觸故又以比賊士

士鹿中翻旌以獲 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翻爲旌以獲無物也古文無以獲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記七字唐石經徐本通典通解楊氏敖氏字俱有今本並脫注二十一字今本俱脫徐本通解俱有通典引誤小至無物十五字敖氏云翻旌即白羽與朱羽糅者也上記言士禮云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此直見翻旌而已 注云古文無以獲者胡氏承珙云無以獲則文不備故鄭不從

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 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也古文有作又今文無其餘否 疏 正義曰敖氏云其餘否謂人臣不爲射主於國中也君有射於國中者以其於公宮爲之也若人臣之家其庭淺隘器用又未必備技射則必於鄉州之國行事焉是雖居於國而欲射於其中亦不可得也此不推見尊君之意亦其勢然爾胡氏肇昕云注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也一語立尊卑之準定君臣之分得先王制禮之精意敖氏之說故與鄭異乃不自知其謬也焦氏以恕曰春秋二百年中臣淩其君者有之臣不習武事於國中設爲此制以杜漸防復以此坊民猶有跋扈恣睢尾大不掉者若之何而有中庭淺隘器用不備之說也謬亦甚矣云古文有作又今文無其餘否者胡氏承珙云古有又字多通此

有射於國中謂大夫士不得在國射故當作有今文無其餘否亦文不備故鄭不從胡氏肇昕云有之言或也君有射於國中者言君或射於國中也若大夫士則否矣

君在大夫射則肉袒不袒纁襦厭於君也今文無射

疏 正義曰胡氏承珙云不從今文無射者亦以文不備

卷十終

儀禮正義卷十一　鄭氏注

受業江寧楊大堉補

燕禮第六 鄭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禮燕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二小戴及別錄皆第六

疏正義曰賈疏云案上下經注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方氏苞云疏所分四類似未安本國之臣入貢獻功於王朝出聘於鄰國而還勞之一也有大勳勞功伐而特燕賜之二也無事而燕羣臣三也燕聘賓四也聘賓則入大門而奏肆夏以主君出迎於於大門之內也本國之臣入至庭而奏肆夏以君於是時始降階而揖之也無事及出聘者不定以樂納其諸有大勳勞者與儀禮釋官曰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賈疏饗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屨升坐無筭爵以醉爲度行之在寢饗禮今亾此篇所載是諸侯燕其臣之禮其天子之燕禮亦亾矣又有與族人燕及

饗畢之燕皆與此禮別褚氏寅亮云待賓之禮有三饗也食也燕也饗重於食食重於燕饗主於敬燕主於歡而食以明善賢之禮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設几而不倚致肅敬也食以飯爲主雖設酒漿以漱不以飲故無獻儀燕以飲爲主有折俎而無飯行一獻之禮脫屨升坐以盡歡此三者之別也饗食於廟燕則於寢其處亦不同矣考之諸經諸侯於己臣有燕而無饗食意者饗之禮自待賓客外惟施之於耆老孤子歟吳氏廷華云大射亦行燕禮注遺之耳抑以大射之燕別見於彼經故未及之歟又注疏以此燕禮兼己臣與聘使言下記及庭之賓當亦合己臣及聘使言之鄭以王事之勞爲重故詳重而略輕耳據郊特牲疏亦以己臣及聘賓爲說則二說本無異同也此疏因此記言及庭彼言入門遂斷爲己臣及聘使之分不知禮其重於九夏旣竝許其奏肆夏則及庭入門其輕者耳而必致辨於其閒恐制禮者不如是之煩也

燕禮小臣戒與者 小臣相君燕飲之法戒與者謂留羣臣也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故與羣臣樂之小臣則警戒告語焉飲酒以合會爲歡也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公升就席皆燕初戒備之事

有戒與設具有納諸臣立於其位有命大夫爲賓有請命執役有納賓凡五節○戒與者校勘記云徐本無戒字集釋通解楊氏俱有 注云小臣相君燕飲之法者賈疏云周禮大僕職云王燕飲則相其法小臣職云凡大事佐大僕則王燕飲大僕相小臣佐之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宜使小臣相是以下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注云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是諸侯小臣當大僕之事云戒與者謂所羣臣也者賈疏謂羣臣留在國不行者朱子曰留羣臣謂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之燕使小臣留之疏說非是李氏如圭云留羣臣謂羣臣留在闈不出使者若君臣無事亦有燕會領振鷺之詩是也敖氏云與者羣臣之與此燕者也君所主與之燕者亦存焉郝氏敬云與燕諸臣未定爲賓皆曰與焦氏以恕云燕之正賓則卿大夫士聘來還者至於與燕之臣乃留在國不行者故鄭公留羣臣是也至朱子所云則不同於注疏之說也奚氏廷華云下卿大夫入門後君始命賓此時尚無賓也廣戒之耳

膳宰具官饌于寢東

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會膳羞者也具官饌具其官之所饌謂酒也牲也膳醢也寢路寢

〔疏〕正義曰寢路寢校勘記云路徐本作露張氏云注云寢露寢案疏露

作路後記之注亦作路從疏案後注路堵父國語作露露
路古多通用之○褚氏寅亮云此禮先設君與賓之席獻後
乃設卿大夫之席故具餼之文在設席前大射儀則君賓
卿大夫諸公皆同時先定位故官餼之文在設席後賓皆
止一六餼也敖氏因少牢禮有改餼之節遂謂先具諸官
所當餼之物既設賓席官乃改餼之恐未然玩官餼二字
專指諸臣薦羞而言諸臣薦羞無論貴賤皆在寢東大射
儀官餼不言其處以在學也餼公薦俎之處兩爲俱空其
文尊君也然大射儀云宰胥獻牖醴由左房庶子設折俎
升自西階則知君之薦俎餼于東房矣此爲但云士薦牖
醴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而不言由左房以互見於大射
儀也至公食禮宰夫之具餼于東房者尊賓而同於君餼
也庶羞自門外入則又食禮之異於燕禮也埔宋義疏云
儀禮具餼或在房或在東西堂下或在門外東西經俱分
別言之如云薦脯出自左房又云亨于堂東北又云視囊
西堂下又云亨于門外東方側亨于廟門外之右皆是也
此經明言寢東而不言門及堂則在寢外東壁之東可知
注云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也者李氏如
主云天子之宰夫下大夫膳夫上士諸侯膳宰蓋亦卑於
宰夫燕禮膳宰具餼而公食大夫宰夫具餼者彼食異國

之大夫敬之異於己臣子也釋官曰天子曰膳夫諸侯曰膳宰名異實同與宰夫無涉春秋時侯國宰夫之官廢因通謂膳宰爲宰夫注家不能辨別二職由是遂亂不知周公制禮時諸侯有膳宰有宰夫職守不同此經固自可證也膳宰見禮記文王世子玉藻左傳公羊傳國語皆當天子膳夫之職云具官饌具其官之所饌謂酒也牲也膳醯也者敖氏云具官饌具諸官所當饌之物也此時所具者其薦羞乎及既設賓席官乃改饌之大射云官饌是也方氏苞云官饌謂饔人醯人庖人外饔所共薦羞牲體也不曰命諸官具饌而曰膳宰具官饌見膳宰親監視而具陳寢東以俟時而進也韋氏協夢云此膳宰具官饌具之而未設大射儀設席後之官饌乃設之也云寢路寢者賈疏云以其饗在庿服朝服下記云燕朝服于寢正處在路寢不在燕寢可知敖氏云寢東蓋其東聲之東也郝氏寢東路寢東房鄉飲亦云東聲云左房羞由東出也

樂人縣

縣鍾磬也國君無故不撤縣言縣者爲燕新之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縣鍾磬也鍾徐葛集解通解俱作鍾後賓執膌以賜鍾人于門內霤周氏學健云鍾改鼓之鍾古皆作鍾三禮無鍾字俗本或作鍾皆後人所改也案後凡鍾字放此不悉校磬徐本作磬後同宮縣者宮徐本集釋

楊氏俱作言與畢疏合○賈疏云周禮春官大司樂云凡
樂事宿縣又樂師云凡樂成則告備是天子有大司樂升
有樂師之官諸侯無大司樂直有大樂正小樂正以其諸
侯兼官此二者皆當天子樂師縣樂之法周禮眂瞭職云
掌大師之縣鄭注云大師當縣則爲之案下僕人相大師
則諸侯無眂瞭則使僕人縣樂大師以聲展之樂師又監
之盛氏世佐云此縣亦使眂瞭疏誤說見後韋氏協寥云
疏說盛氏已辨之矣然則所謂樂人者卽眂瞭與眂瞭而
謂之樂人者以其爲掌樂事之人而巳人者騶辭也方氏
苞云燕與大射使小臣僕人相工所以崇賓祭大射所相
不過大師小師上工耳燕禮工四人瑟二人小臣不能徧
相非眂瞭孰任之且小臣授瑟而降相祭者何人乎凡大
祭祀聲樂備具卽事之工甚多非用眂瞭不能使有位者
徧相小祭祀及學校中樂事君或不親則小臣僕人未必
與且眂瞭所自共之樂事將孰使代之釋官云案周禮樂
師凡樂掌其序事小胥正樂縣之位是縣樂諸官皆有其
事故總言樂人疏謂諸侯無眂瞭非是周禮眂瞭職云凡
樂事相瞽序官瞽曚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
十人共三百人眂瞭之數亦如之然則尋瞽一相自不可
少諸侯眂瞭之數不可知亦必有尊其職者燕禮小臣相

工
大射僕人相工因賓射重其事耳非其常職且考之於
經小臣相工不過納工之頌至工既升堂小臣授瑟而降
主人獻工西階上相祭者又何人乎是工別有相明甚左
傳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
何故無人是諸侯樂工亦有相可知夫瞽之於相不可須
貝離周公設官使眡瞭專其職因兼習樂事庶作樂之際
工與相兩相請熟而器數之用亦從而不亂此相工所以
使眡瞭之意也周禮注云瞭目明者官名眡瞭當即取為
瞽眡之義若小臣僕人之屬固各有其職安得專以相工
為事乎

注云縣鐘磬也者敖氏云此縣蓋在階間磬在
阼階西南面鐘鎛大而西建鼓在西階東南鼓鞞在其東
國君燕禮輕於大射故不備樂且於其日乃縣之而與常
時同鄉飲酒記曰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盛氏云縣軒縣
也軒縣之法見大射禮敖氏引鄉飲酒禮特縣況之非張氏
惠言儀禮圖云樂人縣不言所賜注以為常縣新之則此
軒縣也大射禮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鼓面注云備三面耳
無鍾磬有鼓而已疏云諸侯軒縣皆有鼓與鍾磬鎛然則
大射阼階西之建鼓應鼙本東縣之鼓西階東之建鼓則
北縣之鼓以東西縣側之蓋北縣東上磬鍾鎛鼓以次而
西故鼓在西階東也大射注又云應鼙應朔鼙也先擊朔

鼙應鼙應之則東西縣兩鼙相應若北縣不知有鼙與否以無南縣相應故疑闕之又襄十一年左氏傳鄭賂晉侯歌鍾二肆及其鎛磬疏云歌鍾二肆兼有磬編縣之鎛是大鍾磬是大磬皆特縣之據鄭玄禮圖如此也案此則縣中當有特磬但不知每縣有否今唯於北縣著之東西縣且依大射以侯考正又大射疏云周人縣鼓建鼓殷法略於射故用先代鼓則此常縣當用縣鼓張氏惠言云大射鼓在作階西應鼙在其東注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然則鼓鼙之設必鼙在鼓右又鄉射云縣于洗東者洗當樂則樂縣東於堂鄉射辟射位移階閒之縣於東方亞卽判縣位也縣云階東西者遙繼言之云國君無故不徹縣者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不言國君鄭以大夫推之知國君亦然也云言縣者爲燕薪之者李氏如圭云燕在路寢有常縣之樂今更整理之而已大射在學宮學宮不常縣故前射一日縣且具辨樂縣之位

設洗篚于作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

設此不言其官賤也當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亦南北以堂深肆陳也膳篚者君象觚所饌也亦南陳言西面尊之異其文

【疏】正義曰設洗篚敖氏云諸

篇於此但云設洗無連言篚者而此有之衍文耳又下別
云篚在洗西則於此言篚文意重複似非經文之體且下篚
在洗西亦不可以東霤為節其衍明矣褚氏寅亮云若果
司宮設之則此經宜云司宮設洗篚下經宜蒙此經而直
云尊于東楹之西矣何以不言司宮而下始言司宮故注
云不言其官賤也集說據大射儀以決司宮設洗但彼亦
無明文也洗篚二字不妨連言何必武斷篚為衍文○敖
氏云洗與罍蓋瓦為之下云君尊瓦大則此可知矣盛氏
世佐云賈云洗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白銀天子黃金夫
一承棄水之器而以金銀為之侈矣敖氏說蓋得之矣罍
字從缶亦瓦可知也鄭云尊卑皆用金罍此酒器也以木
為之而飾以金詩云我姑酌彼金罍是也盛水之罍豈與
比哉又敖氏云先設洗西之篚以為節故膳篚後設也
注云設此不言其官賤也者賈疏云少牢司宮設罍水大
夫兼官此圖君禮或可別人為之但無文故鄭不細辨敖
氏云設四器亦司宮也見大射與少牢禮此經省文耳云
當東霤者人君為殿屋也者賈疏云漢時殿屋四向流水
故寢漢以況周言東霤明亦有西霤李氏如圭云霤屋檐
滴水處也殿屋四向流水所謂四阿故有東霤此設洗者
與士禮處同大夫以下無東霤洗當東榮耳云膳篚者君

家膳所饌也者君物而曰膳者以其善於諸臣所用者而言也云亦南陳言西面西面尊之異其文者韋氏協夢云設洗篚云南肆設膳篚云西面西面互文也盛氏云此二篚在堂下一盛諸臣飲器一盛君飲器而無堂上篚者蓋堂上之篚所以盛爵燕飲輕獻不用爵故也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尊方壺爲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於東楹之西予君專此酒也王藻曰唯君面尊玄酒在南順君之面也瓦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甒豐形似豆卑而大冪用綌若錫冬夏異也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尊士旅食者用圜壺變於卿大夫也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今文錫爲緆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左玄酒南上南聶氏作東冪用綌若錫冪徐本楊氏作冪通解敖氏作冪

注云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者張氏爾岐云諸侯之司宮與天子之小宰所掌同盛氏世佐云司宮卽天子之宮人也周禮宮人職云掌王之六寢之修又云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爐炭凡勞

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此燕於路寢六寢之一而設尊筵賓又告勞事故以司宮爲之下經云司宮執燭于西階上是其執燭之證矣大射於郊而亦用司宮者所謂四方之舍事亦如之也宮人中士則司宮下士也小臣於天子爲上士以小臣設公席以司宮設臣席亦其差也鄭乃以小宰當之誤矣小宰諸侯之小卿也以尊官而執賤役可乎又主人獻卿之時經云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疏云又案大射席小卿賓西東上注云席於賓西射禮辨貴賤也以此言之燕禮主歡不辨貴賤小卿與大卿皆在賓東若然則小宰爲小卿之首是時亦當受獻乃爲己設席且爲大夫於己者設席必無是理豈可以聽酒人之成要而遂當設尊之役乎釋官日案公食大夫禮注云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疏以周禮宮人當之是也此注釋爲小宰誤矣小宰卿貳之官秩尊職重不得以司宮當之諸侯五大夫司徒下置小宰曾子問明有小宰之官疏諸侯無小宰非矣周禮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降天子一等當以下士爲之左傳襄九年令司宮巷伯儆宮杜注孔疏解爲內臣奄人者亦誤吳氏廷華云小宰爲大宰之貳掌六典其職重若行禮陳設不過小臣之事所謂司宮當是宮人及司尊彝之屬耳鄭以司宮爲小宰賈疏舉小宰經文

以解之不知小宰所掌不一宮刑特其一耳身得遂以司
宮比之又下言司宮執燭則直與宮正執燭等身得以爲
小宰至所謂成要即月要歲會計簿耳受酒正之計即可
以設尊傅會之則太宰掌羞服之式注以羞爲飲會豈亦
可以設尊歸之云尊方壺爲鄭大夫士也臣道直方於東
禮之西子君專此酒也者敖氏云先尊方壺於禮西以爲
節乃設公尊與上文後設膳饌之意同臣尊用壺又以方
者且無冪爲與君尊相屬空遠別之也張氏爾岐云公席
阼階上西向尊在東楹之西南北竝列尊面向君設之與
鄉飲酒賓主共之者不同故注云子君專此酒也胡氏肇
昕云臣道直方解經尊用方壺之故易坤卦云妻道也臣
道也又云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注意本此引玉藻者
賈疏云欲見尊面向君順君面非賓主共之意李氏如主
云鄉飲酒尊于房戶之閒賓主共之此尊近東者君尊專
大惠也君面鄉尊東面以君之左爲上故言酒皆在南敖
氏云左玄酒據設尊者而言也蓋凡設尊者皆面其鼻玉
藻云惟君面尊是尊鼻東向也此設尊者面面故玄酒在
南而爲左若以尊言之則爲右矣淩氏釋例云案疏云少
儀云尊壺者面其鼻鄭注云鼻在面中言嚮人也據燕禮
向君而言少儀又云尊者以酌之左者爲上尊鄉飲酒云

尊兩壺于房戶之閒玄酒在西又鄉射云尊于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鄭注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此皆據酌者北面而言若據設尊之人及尊面而言卽南面以右爲尊詳疏意以爲鄉飲鄉射設玄酒之位與燕禮若有異者考鄉飲鄉射尊面向南則以西爲上燕禮大射尊面向東則以南爲上經例固不異也又案疏云若據酌者不得背君而西而當尊面東面則酌者之右爲上尊是下文媵爵于公者交於東橙北也考燕禮主人酌賓訖二人媵爵于公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橙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注橙北西橙之北也交而相待於西階上旣酌右還而返往來以右爲上注云西橙北而前疏云東橙北據此節疏云二大夫盥手洗爵訖先者升西階由西橙之北向東橙之西東西酌酒訖右還由西橙北向西階上北面後者升西階亦由西橙之北向東橙之西酌酒訖亦由西橙之北向西階上北面相待及次第而降蓋媵爵者二人升降皆由西階故注云交於西橙北而酌酒則在東橙之西往來皆折旋故前疏云交於東橙北不然則前疏東字或是西字之誤也云瓦大有虞氏之尊也者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有虞氏上陶故用瓦大引禮器證瓦大卽瓦甒也云豐形似豆卑而大者案豐以承尊故卑而大欲

其安穩也云冪用給若錫冬夏異也者葛之麤者曰給褻服傳云錫者何也麤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夏空給冬空錫故云冬夏異也云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者朱子曰謂瓦大在方壺之南耳疏云冪未用而陳於方壺之南不襆於方壺瓦大之閒設也若然則正在二者之閒矣何得言不襆邪云尊士旅食者用圜壺變於卿大夫也者李氏曰圜壺無冪以尊厭卑也敖氏曰此尊士旅食之尊亦當北面與大射同惟設之漢淺異耳方圜壺亦皆瓦爲之張氏曰圜壺無玄酒云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者賈疏云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盛氏曰士旅食者蓋下士也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故謂之士旅食與周禮云旅下士方氏苞云注讀非士有不與燕而府史胥徒乃得與獻酬僎矣周官司士職凡會同賓客作士從此經所謂士卽司士之所作也蓋升於司馬而未授官之士雖未受職而已不家食又羣萃而食於公所故謂之旅食也諸子職會同賓客作羣子下經所獻庶子卽諸子所謂羣子也會同賓客皆使觀禮則燕羣臣大射以擇士必使觀禮而習事可知矣升於司馬人於國學乃異日公卿大夫之選也故雖無職事而得獻所以與起之釋官曰士旅食謂未得爵命

之士王制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上士中士下士此正爵也下士食九人以上此正祿也學校之士升於司馬之隸於司士論定後官而未得正爵祿者則羣食於公謂之旅食檀弓所謂仕而未有祿者司士職所謂以久貫食卽此但未得正爵故謂之庶人在官趨注孟子亦云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非謂府史胥徒也此士旅食卽卿大夫士之子國之俊選之士後日任爲卿大夫士者故特尊以圜壺所以寵異之若府史胥徒官長所除不命於國君當爲燕之所不及安得與諸臣相獻酬乎吳氏廷華云經旅食本不可解據宮伯掌士庶子宿衛諸子掌國子戒令諸子又名庶子則國子卽士庶子也無祿而有稍食故謂之士旅食與此及大射皆有庶子一官或率之觀禮又寢其宿衛地外饗有饗士庶子禮其與於燕亦安案義疏云大射尊士旅食於西鑮之南疏云亦鼓南卽燕禮門西案大射辟射位故西繼鑮南燕禮云門西則當塾者或射則當如大射也胡氏肇昕云盛氏以下士當之非方氏說是但不明辨賈疏之誤而反以詆注亦非是云今文錫爲緆者說文緆細布也段氏玉裁注云燕禮注

今文錫爲緆緆易也治其布使滑易也今文緆其本字古文錫其假借字子虛賦被阿錫即列子之衣阿緆古者布十五升爲最細十五升布成治之使滑易是曰緆若喪服傳則半十五升而治之故錫衰之錫與緆布之緆其實不同胡氏承珙云案錫與緆古字通皆取滑易之義同爲細布或作錫或作緆耳鄭注大射儀云錫細布也與說文緆訓同至錫衰乃謂衰之滑易者亦得錫名非錫名專屬之衰故喪服傳注云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鄭非不夘錫衰之非即此錫也

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

筵席也席用蒲筵緇布純無加席燕私禮臣屈也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

疏 正義曰蔡氏德晉云戶西室戶之西牖開南向賓位也東上席首在東也盛氏世佐云戶西牖前也寢亦有東西房當以牖前爲客位若戶牖之間則堂之中矣郝氏云室戶西牖閒容位也非據經公席設於將即位之時與大射儀異敖氏云設賓席當後於公席乃先言之者中言司宮之事耳非

注云筵席也席用蒲筵緇布純者敖氏云此以公食大夫及鄉飲鄉射記定之也蔡氏云案詩肆筵設席先儒謂下鋪爲筵上加爲席然筵席亦通稱矣以此節考之其說不易梅氏誕生乃謂重曰筵單曰席者誤也云無加席

燕私禮臣屈也者盛氏曰大射賓有加席而此無之燕禮輕也公食大夫有加席異國之臣得伸也褚氏寅亮云兩君相見各三重席不待言矣其待異國之臣則食禮有加席而燕禮無加席以食爲聘使而燕則以介爲賓也賓無加席故主君亦無加席郎郊特牲所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示降尊以就卑是也饗重於食食有加席饗更可知若飲己臣則大射賓有加席禮重也燕賓無加席禮輕也公則仍有加席矣以賓非外臣也莞筵一重加繅席再重合爲三重注云私禮對公食大射而言也方氏苞云燕以閒暇爲須臾之歡故卿重席賓無加一循其常大射辨等威則特加席以致隆於賓示尊賢之義與貴貴同也云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者賈疏云對天子有司几筵布席諸侯兼官使司宮設尊幷設席釋官曰注謂諸侯司几筵無專官耳未嘗云以司宮兼之也疏誤申注意燕禮司宮設賓席小臣設公席大射亦然聘禮禮賓宰夫徹几改筵公食大夫禮宰夫設筵加几席不盡司宮掌之也

射人告具　告事具於君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也（疏）正義曰賈疏云大射告具之上有羹定此不言者文不具也敖氏云是時公蓋在阼階東南南鄉射人北面告之張氏爾岐云周禮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又以射法治

射儀吳氏廷華云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此經以射人主之則相法儀不獨祭祀矣注以或射言之案下文若射之云則射否未定焉有射未定而先用此主射之官邪

右告戒設具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即位于席西鄉

周禮諸侯酢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 疏 正義曰注諸侯酢席校勘記云酢徐陳集釋楊氏俱作胙嚴閩監本通解敖氏俱作昨○敖氏云加席別言設見其更取而設之也可見設加席之法矣高氏愈云公不南面而西鄉從賓主之禮也賓無加席而公設加席君臣之義辨矣方氏苞云君常南面疑立席雖面鄉而即席仍南面故再言西鄉以著其位焦氏以恕云居主位則不南面故復言西鄉以明之注引周禮者張氏爾岐云司几筵文昨音義如酢酢席祭祀受酢之席也引之者欲見燕席與酢席同云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者朱子曰此篇與大射雖設席先後不同然皆公先升即位然後納賓非卑者先即事也但

其言偶不同耳不當據此便生異義也盛氏世佐云大射之禮重於燕燕禮之賓卑於大射於加席之有無見之矣惟設席之次亦然大射先設公席後設賓席賓猶得與公序也此設公席在告具之後則不與賓序矣君益尊而賓益卑此其所以異與注說空不爲朱子所取也

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

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士以下從而入卽位耳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

疏 正義曰賈疏云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此是儗君揖位君爾之始就庭位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此士之定位士賤不待君揖卽就定位也李氏如圭云立者位於此也西方堂下位也門東門西門內位也凡位堂下東方者西面西方者東面位門內者皆北面小臣師在東堂下南面則東堂下在堂之東 注云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士以下從而入卽位耳者敖氏云納卿大夫之辭蓋曰君須矣二三子其入也卿大夫入

門右之位蓋近庭南而當階士西方之位亦宜於庭少南
而東面則當西序門東之位近於門也門西亦如之此北
面者東上東面西面者北上皆統於君韋氏協夢云鄉飲
鄉射皆主人旣速賓然後賓入燕禮不速賓故小臣出納
之堉案義疏云大夫初在門右少進則視入門之位爲少
北賓初在大夫中聞命少進禮辭則視前少進之位又北
矣蓋由南漸北凡三易位又門外賓位當在門西若卿大
夫應入門右則末入時在門東可知又注以納爲引而入
則納者當先傳命於門外納面者當西面鄉賓納卿大夫
者當東面鄉卿大夫人則少先於賓卿大夫也云師長也
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者方氏苞
云天子小臣四人侯國宜半之特標一人明一正一師也
大射禮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此篇相工授瑟者小臣
二人在東堂下者師則設公席納卿大夫者必正也無事
不升堂故小臣師立於東堂下南面預儐公降立則侍公
之右猶大射席孤於阼階北面而侍公之左也公降小臣
正宜從降與師竝立東堂下而文略以公升之後小臣自
阼階下北面請事則其位在東堂下可知矣釋官日案注
疏謂諸侯兼官無大僕以小臣當之是矣謂此經小臣師
一人爲小臣之長恐非周禮大僕職曰王燕飮則相其禮

諸侯既以小臣之長一人當天子大僕則相君燕飲正其職安得其長反無事在堂下也大射有小臣師又有小臣正周禮宰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則師自是正之佐非其長經凡言司馬正司馬師僕人正僕人師者例皆然不當此獨以師為長而移易其名也經云小臣納卿大夫又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大射儀云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又云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與此異者大射事繁正與師各有其事故在東堂下唯言從者燕禮則戒與者設公席納卿大夫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請媵爵者請致者以及辭臣下拜之事皆小臣正為之而小臣師無事故特著其位在東堂下也言一人者據士喪禮諸侯小臣雖有四人以燕禮及大射行禮時考之止一人為正一人為師也凡正與師皆隨事分別長貳之稱非其官之本號此言小臣師則上言小臣者為小臣正明矣例見大射小臣下吳氏廷華云此注以師為長謂小臣師為小臣之長大射注又以正為長謂小臣師為正之佐二說不同愚謂師固有長義亦有衆義正則止有長義既有正則師止當以衆言大射注以師為正之佐是也此注又以師為長是一官有二長矣賈謂此小臣師卽小臣正非也張氏惠言云大射儀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注小臣

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與此注不同疏云燕禮小臣師卽射正射禮小臣正大射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常在君之左右不在堂下之位故惟云小臣師一者在堂下燕輕空有小臣師及從者相君燕飲小臣正一人無事得在堂下案此云小臣師與射禮小臣師正同射禮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故經分言正與師燕禮皆小臣正爲之故凡事唯言小臣不明爲正小臣正職事皆在阼階下其立位當在階前北面故此及射禮皆小臣師獨在東堂南面之位而正之位不著注爲二說似失之射禮從者在小臣師東此不見從者下經小臣納工相工入者卽小臣從者也其位當在西縣北如射禮僕人也下經獻左右正與納小臣于阼階上注云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立于其北北上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此鄭取射禮爲說以校經之左右正者當云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小臣從者立于其北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而無僕人正又大射正爲擯者遂爲司正又有司射注云射人則小射正也燕禮射人爲納賓射人請立司正射人遂爲司正下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射然則射人爲司正非大射正疏云或大射正爲擯或小射正爲擯非也射人者小射正小臣師者小臣之佐射燕禮

所用雖異其名不殊獻士時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此一人當是大射正亦云射人者略之燕禮略於射故射人告具卿射人爲擯至射而後大射正親其事大射主於射故射人告具大射正爲擯遂爲司正以監射也至小臣正君之服位皆正親其事不得有異射人司士獻在觶南其始位亦宜在此云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者賈疏云凡入門而右由闑東者臣朝君之法左則由闑西者聘賓入門之法敖氏云凡已之臣子入門而左右皆由闑東盛氏世佐云士立於西方是入門左矣然亦由 公降立于闑東曲禮云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是也

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

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大夫猶北面少前 疏 正義曰曲禮云揖人必違其位故公將揖卿大夫而降立也褚氏寅亮云公立阼階東南而南鄉對卿則卿初位遙直東序而不當東階明矣敖氏云古文爾邇通爾揖之使進而近於己也公俟其入乃降而揖之明降尊之義也大夫不西面自別於卿也君於卿與大夫各旅揖之大射儀

小臣師詔揖

諸公卿大夫

右君臣各就位次

射人請賓命當由君出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射人人誤作入○賈疏云不辨射人面位者以其君南面射人北面可知故不言敖氏曰請於君請使誰爲賓也釋官曰案大射官多辨尊卑有大射正小射正故云大射正擯此燕不主於射無尊卑之分故直云射人其實射人亦大射正以其爲擯同也疏請司射次於小射正案下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大射注云小射正司射之佐則疏說非也

公曰命某爲賓某大夫也【疏】正義曰郝氏云卿不爲賓嫌逼也方氏苞云燕義曰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此一義耳才德之大小不限於名位故春秋時子産叔向自始仕而聞望重於諸卿故以大夫爲賓尊賢之義彰焉天子之宰夫爲下大夫降殺以等則諸侯之宰夫士也使與公卿爲獻者之禮則非所安蓋貴貴之義寓焉饗食燕射國之大政也君卿實共主之故不以公卿爲賓體國之義著焉故曰禮者義之實也釋官曰疏云知大夫非卿者以其賓主相對既以宰夫爲主人是大夫明賓亦是大夫案下記云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賓之爲大夫記有明文其

義則燕義詳之非緣主人爲大大夫而賓亦使大夫也此射主人爲膳宰非宰夫諸侯宰夫亦上士非大夫疏甚誤

人命賓賓少進禮辭 命賓者東面南顧禮辭辭不敢也 疏 正義曰注云命賓者東面南顧者盛氏云嫌背君也此時君尚南面射人在君右敖氏云命賓者南面鄉之非云禮辭辭不敢也者敖氏云以士冠之賓辭曰某也不敢故意此賓亦然吳氏廷華云注蓋做大射命納射器言之所謂東面南顧是也但彼經命之而已此命賓後尚有賓辭之節則當南面向賓也疏以在君右爲說者蓋君南鄉在君之右面也在西面則東面說非不合但此命賓與詔辭略有不同

反命 射人以賓之辭告於君

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 又復 疏 正義曰敖氏云公不許其辭故射人復命之賓再拜稽首爲受君命也

射人反命 告賓許

賓出立于門外東面 當更以賓禮入 疏 正義曰前大夫以臣禮入此當更以賓禮入故出立於門外也敖氏云大射儀云北面此東字蓋誤也褚氏寅亮云大射辨尊卑故北面燕主歡心仍寓賓主之義故東面敖氏據彼改此亦爲北面泥矣

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 揖之人之也 疏 正義

曰敖氏云揖之乃升禮之也亦異揖之郝氏云公揖卿大夫公將升揖也乃升君升阼階也就席君先就席也盛氏世佐云此揖卿大夫共一揖也蓋略於爾之之時矣敖氏亦異揖之恐未是焦氏以恕云觀下文知惟公升卿大夫未升　注云人之也者謂以人意相存偶也

右命賓

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執冪者執瓦大之冪也方圓壺無冪羞膳羞於公謂庶羞乃請之者蓋白之於君然後敢命之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士之掌此二事者有常職盛氏世佐云羞膳執冪皆以士必請之者諸侯兼官士之掌此二事者無常職惟君所命故也焦氏以恕云秦制階下侍衛之士非有命不得上殿執冪羞膳之士雖有常職非由君命不敢升階是以必白於君而命之也胡氏肇昕云焦氏以暴秦之制取以說經非矣盛氏說近是　注云羞膳羞於公謂庶羞者李氏如圭曰羞進也君物曰膳凡羞謂脯醢羞謂庶羞盛氏云羞膳者謂進膳於公者也君物曰膳謂脯醢也知不兼庶羞者下記云凡薦與羞者小膳

宰也則是有常職矣

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

以公命於西階前命之也東上玄酒之冪爲上也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面南上不言之者不升堂略之也

【疏】正義曰注云以公命於西階前命之也者賈疏云下記曰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士位在西方東面故知西階前命之云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面南上者李氏如圭云羞膳者無升文以羞在房知由堂東自北階升也士冠禮脯醢在房贊者薦脯醢立于房中西面南上盛氏世佐云房中西面南上者薦脯者在南薦醢者在北也羞膳者不由前堂升以其士賤且所事者在房故也云略之也者吳氏廷華云執冪與羞膳者並命之則二執事當同升升後則執冪者自立於尊南羞膳者自立於房中雖文不具其理可知盛氏云解經不言之故疏云解不由前堂升非

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

小臣不請而使膳宰於卑者彌略也禮以異爲敬

【疏】正義曰賈疏云膳宰卑於小臣故云彌略也釋官曰案諸侯之官降於天子膳宰當是中士請羞諸公使膳宰不使小臣注謂以異爲敬得之疏因此較量尊卑殊未了了且此篇獻賓薦與設俎皆膳

宰大射獻賓及公皆宰胥薦脯醢庶子設折俎則疏謂禮之大例薦羞者尊於設俎者亦未然矣盛氏世佐云大國之孤曰公君稱公臣稱諸公一字而尊卑辨矣案義疏云射人為擯請賓擯者事也小臣近臣請執冪與羞膳者近臣事也膳宰具官饌請羞諸公卿具饌者事也又云射人告具射人請賓膳宰請羞於諸公卿經不言面位今皆北面者以小臣請執冪為準也

右請命執役者

射人納賓射人為擯者也今文曰擯者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者李氏如圭云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請賓春秋傳王以羣伯宴使相告之相相禮者卽擯者也云今文曰擯者者胡氏承珙云此經請賓命賓皆射人若如今文云擯者納賓則嫌異人故鄭從古文耳**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及至也至庭謂既入而左北面時疏正義曰注云謂既入而左北面時者李氏如圭云出堂塗時也客入門而左敖氏云一等者階也幷堂為二等矣揖之者使之升也大射儀云賓辟**公升就席**以其將與主人為禮不參

之也。疏正義曰宰夫代公爲主人故公升就席

右納賓

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荅再拜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其位在洗北面面君於其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至再拜者拜賓來至也天子膳夫爲獻主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賓右北面右誤作又大宰之屬張氏云巾箱杭本大作人從監嚴本○張氏爾岐云主人亦升自西階者代君爲獻主不敢由阼階也自此至以虛爵降奠于篚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主人受公酢主人酬賓二人媵觶于公公取媵觶酬賓遂旅酬凡七節此初燕之盛禮也注云主人宰夫也者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是也云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者釋官云案主人當爲膳宰注據燕義訓爲宰夫春秋時膳宰亦通稱宰夫如左傳稱膳宰屠蒯而禮記檀弓載此事云蕢也宰夫也左傳稱宰夫胹熊蹯不熟公羊傳云膳宰熊蹯不熟是其確證禮記襍出於漢儒之手故宰夫亦沿春秋之

釋然鄭注燕義云宰夫主膳會之官則固明以膳宰釋之矣此注及疏引周禮宰夫甚詳周禮宰夫爲大宰之考職掌較尊王燕飲酒則膳夫爲獻主不使宰夫諸侯亦當使膳宰爲獻主文王世子云公與族燕膳宰爲主人此其證也荅周公設官天子有宰夫又有膳夫諸侯亦有宰夫而稱膳夫爲膳宰玉藻云皆造於膳宰國語云膳宰不致餼是也春秋時宰夫官廢左傳所云宰夫將解黿宰夫和之之類皆指謂膳宰而周禮之宰夫職無闕焉鄭注周禮膳夫引燕義使宰夫爲獻主注大宰夫祝云宰夫授祭韋昭注國語云膳宰掌賓客之牢禮以宰夫職釋膳宰皆由後世膳宰通稱宰夫不能辨別遂誤合爲一不知諸侯別自有宰夫也大射聘禮公食諸篇所言宰夫皆周禮宰夫之職與膳宰異云其位在洗北西面者敖氏云諸侯之宰夫蓋以士爲之其位亦在西方故賓進則主人因從而升也盛氏世佐云宰夫士也初位在西方敖說得之洗北西面乃其受薦之位耳不可援以爲證云君於其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者燕義云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伉禮也注本此爲說云至再拜者拜賓來至也者李氏如圭云至再拜者賓至乃拜拜之有尊卑不敵之義體敵者皆言拜至

主人降洗洗

南西北面賓將從降鄉之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洗南當北面今西北面者當辭賓降也鄉飲酒賓主異階故主人在階下辭賓降宰夫代君為獻主升降不由作階與賓同由西階升降故於洗南辭降吳氏廷華云洗南則北面矣為賓降故兼言西面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對荅疏正義曰敖氏云階西東面東面亦當序此賓降而主人於洗南辭之則其降之節亦可見矣賓對亦少進既則復位

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賓少進者又辭宜違其位也獻不以爵辟正主也古文觚皆為觶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奠觚于篚于誤作與　注云賓少進者又辭宜違其位也者敖氏云賓少進者少南行而東面也云獻不以爵辟正主也者以宰夫為主人非正主故用觚不用爵敖氏云獻公用象觚則此觚乃角觚也張氏爾岐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云古文觚皆為觶者胡氏承珙云案特牲記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盞飲酒之器爵散貴觚次之觶又次之角散為下故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

此獻辟正主不用爵亞降一等而用觚故不從古文作觶也

主人卒洗賓揖乃升 賓每先升尊也 疏 正義曰賓每先升者以宰夫是士且非正主也

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 主人復盥為拜手坋塵也

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 取觚將就瓦大酌膳○大堉案卒洗降盥俱言賓揖而不言主人揖要之主人亦揖也

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反冪 君物曰膳膳之言善也酌君尊者尊賓也 疏 正義曰郝氏云反冪既酌反冪於尊上 注云酌君尊者尊賓也者敖氏云賓者君之所命者也故主人代君飲之則酌君尊蓋達君之意也酌膳東面

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 賓既拜前受觚退復位 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通言之則觚亦稱爵敖氏云獻賓蓋亦西北面與鄉飲酒同故不著之高氏愈云主人送爵不於阼階而於賓右辟君位也吳氏廷華云賓亞東南面受爵拜則俱西階上北面也反位亦西階上位也

膳宰薦脯醢賓升

筵膳宰設折俎折俎牲體骨也鄉飲酒記曰賓俎脊脅肩肺疏正義曰釋官云上既以主人為膳宰此文主人獻賓又云膳宰薦脯醢設折俎者蓋天子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當中士二人為之長一為主人而一仍供膳宰之職如此篇射人既為司正又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是也吳氏廷華云膳宰既為主人不得又設薦俎大射宰胥薦則此兩膳宰皆宰胥也大射庶子設俎此竝使膳宰燕禮輕也蔡氏德晉云賓升時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故其後也遂以西階賓右為主人定位　注引鄉飲酒記者鄭以燕禮不言賓牲體之數故引鄉飲酒記以證之明與之同也案敖氏繼公謂公俎似當用肩賓俎用臂與鄉飲酒賓主之俎異說與注殊盛氏世佐從之

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荅拜降席席西也旨美也疏正義曰注旨美也校勘記云集釋無也字○敖氏云此賓乃大夫也亦絕肺以祭而下文又云公祭如賓禮則是自上至下此禮同

也舊說謂大夫以上繚祭惟士絕祭其不考諸此乎盛氏世佐云絕祭繚祭之分本周禮大祝職文康成謂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是也考之此經祭肺之儀但見其絕未聞其繚說者欲以鄉飲酒禮當之誠誤然鄉飲酒禮云弗繚明大夫以上固有繚者矣其繚也必於饗饗禮雖亾以類推之可知也鄉飲鄉射絕祭士賤也燕禮大射亦絕祭禮略也尊於士詳於燕其惟大夫以上之饗禮乎若以此經無繚祭之文遂謂自上至下同絕祭則之汰矣鄉飲酒禮疏云燕禮大射雖諸侯禮以賓皆大夫為之臣在君前故不為繚祭皆為絕祭也此說近之褚氏寅亮云當以鄉飲酒疏臣在君前不繚祭皆絕祭之說為正下文云公祭如賓賓禮祭則皆同祭肺之繚絕則不同勿泥案義疏云賓拜俱在西階上拜告旨獨在筵西者承上降席來又下始言西階上則告旨之拜不在階上也　注云降席席西不言面者賈疏云前例降席席西拜者皆南面拜訖則告旨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遂拜拜既爵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執爵興主人乃答拜凡答拜皆興於所答者興乃為之經或不言其興文省耳○高氏愈云此就席第一爵賓飲之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將酢主人【疏】正義曰賈疏云自此以下盡序內東面論賓酢主人之事主人降

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大射禮曰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為爵【疏】正義曰敖氏云坐奠觚與少進皆西北面主人降立於階西固東面矣乃言東面對者嫌進而對或易鄉也　注云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者以主人獻賓云取觚洗云奠觚至將酢主人云賓以虛爵降嫌爵與觚異故此經又云坐奠觚見觚爵對文則異而散文相通也引大射禮者以經無西階西少進之文故引以補之蓋大射必先行燕禮也云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為爵者今文以觚即爵故不復言觚胡氏承珙云爵者飲酒之器之總名今文從散文之通稱鄭所不用賓坐取觚

奠于篚下盥洗篚下篚南【疏】正義曰敖氏云此言奠于篚下則爵者少南奠之矣主人辭洗謙也今文無洗【疏】正義曰敖氏云辭亦宜少進如賓也於賓既對則反位　注云今文無洗者胡氏承珙云

案鄭從古文有洗者取其文義備

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

賓旣南面授爵乃之左

疏 正義曰敖氏云及階乃揖以己當先升也賓揖主人乃離其位然則賓主人卒洗之時固不待其及階而揖升矣如賓禮謂洗拜酌膳者主人酌此獻賓故賓酢亦如之亦以其代君飲己尊之也執冪執冪者舉反之節也盛氏世佐云酢主人亦於西階上以公枉阼也 注云賓旣南面授爵乃之左者賈疏云以旣言主人北面拜受爵明賓於東楹之西東面酌膳訖而西階南面授主人受爵訖乃之主人之左北面拜送爵敖氏云賓酢主人蓋亦西南面授之乃之左賓親酢者伸其尊亦以君不親酢故無所辟也胡氏肇昕云案鄉飲酒鄉射酢主皆席前東南面授爵此經雖無明文蓋亦與飲射同也經云主人北面拜受爵則賓之南面授爵推之可知敖氏故與鄭異非是案義疏云主卒洗不言主人揖賓盥降不言主人對其揖與對可知

主

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未薦者臣也〔疏〕正義曰注云辟正主也者例以鄉飲鄉射皆是正主經云祭如賓禮啐酒則主人亦啐酒也下又云不告旨惟言不告旨則仍啐酒可知也故此不啐酒鄉知是辟正主也云未薦者臣也者李氏如圭云凡獻則薦宰夫代君行禮雖受酢而不薦至獻大夫乃薦於其位張氏爾岐云正主人皆有啐酒唯不告旨賓獻訖即薦脯醢此主人是臣故酢時不薦至獻大夫後乃薦於洗北盛氏世佐云不於此時薦主人者亦辟正主之義且以其士賤也褚氏寅亮云注云未薦者臣也蓋鄉飲鄉射主賓敵故主人受獻後即薦此臣代君爲主故未即薦案義疏云正主酢則必薦此未薦者以主人堂上無位堂下又未定洗北之位無所薦之且公卿未薦不得輒薦主人非但以臣而已

不拜酒不告旨主人之義〔疏〕正義曰敖氏云拜酒謂拜謝其以旨酒飲己也酒非實物則無是二禮可知盛氏世佐云拜酒告旨本是一意上經云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即其禮也凡言不告旨則不拜酒可知此茲著之者文詳也

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崇充也不以酒惡謝賓甘

美君物也【疏】正義曰注不以酒惡謝賓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無惡字似誤胡氏肇昕云通解作不以酒惡充滿謝賓者多充滿者三字考鄉飲酒注云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則鄭氏原不作充滿解通解所引蓋以意增注本如是也○敖氏曰不崇酒者無崇酒之拜也酒非己物故是禮亦不可得而行方氏苞云崇酒敵者所以致涯洽也君專大惠而膳宰拜崇酒是代君尸惠故不敢也○高氏愈云此就席第二爵主人飲之也

右賓酢主人

賓降立于西階西既受獻矣不敢安盛【疏】正義曰敖氏云己之獻酢禮畢而主人又將與君爲禮故不敢居堂

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東西牆謂之序大射禮曰擯者以命升賓【疏】正義曰敖氏云升賓者優之也序內東面鄉君也然則君位亦在東序內明矣吳氏廷華云入序稍湊故曰內　注云東西牆謂之序者爾雅釋宮文引大射禮者證升賓亦以君命升之也

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象觚觚有象骨飾也取象觚者東面【疏】正義曰升實之校勘記云

賓唐石經徐陳集釋通解要義楊氏敖氏俱作賓○敖氏云亦酌膳執冪如初不言者可知也酒乃君物主人進之於君而曰獻者以主人為獻主故也公在席而東北面獻之亦因獻賓之儀而為之也經言獻酳在席者多矣獨此與大射見獻公之儀若是則其他之獻酳者皆正鄉其席與方氏苞云敖說非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皆於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蓋賓席在西階自空面公席在阼階自空東面而進獻自席南故皆北面耳　注云象觚有象骨飾也者敖氏云注云象骨恐當作象齒案骨為總名齒乃骨之類也敖氏易之非是蔡氏德晉云象觚觚以象骨為飾實於膳篚者也主人獻公更用象觚君臣不敢同爵也云取象觚者東面者李氏如圭云南面取則背君膳篚之南有臣篚不得北面取故因自西階來東面取也

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薦進也大射禮曰宰胥薦脯醢由左房

疏正義曰賈疏云凡此篇內公應先拜者皆後拜之尊公故也此公先拜受爵者受獻禮重故也敖氏云拜於下者臣也此惟一拜而已蓋答公拜也一拜則不稽首答公拜而不稽首亦獻禮然也其他

則否凡臣先拜其君皆再拜稽首郝氏曰升降不敢由阼
辟君位也釋官云獻賓膴醢折俎皆膳宰薦設獻公使士
薦膴醢者葢以異爲敬君尊不敢全以賓主之禮行之也
設俎則膳宰之職故不變大射公及賓之膴醢皆使宰胥
薦者以士亦與射故紓其力士即上立於西方東面北上
者賈疏因下注云膳宰卑於士遂謂士尊故使士薦非也
褚氏寅亮云獻禮之受爵送爵固皆一拜但臣與君行禮
無不再拜稽首者且既下拜矣又何獨不遵再拜稽首之
禮乎經不言者可知矣策說謂一拜不稽首未然又案下
文自酢兩言再拜稽首獻酢禮均則此豈宐獨異又云公
荅再拜則此一拜受之說亦未然矣李氏如圭云賓之薦
俎皆使膳宰公之薦俎異人者公尊故也大射公與賓之
薦俎同人者略於飲酒主於射也方氏苞云私家燕飲之
禮主人親饋故燕禮獻賓膴醢折俎皆膳宰薦設正其爲
賓主也獻君則士薦膴醢不敢用賓主之禮而少變之也
大射則君及賓之薦設皆使宰胥葢小膳宰皆君之親臣
祭祀有常職焉故息其筋力使得盡志於射自大夫以下
皆不獻亦此意也敖氏云升自西階者俎也著之者嫌設
公俎宐由阼也膳宰既設俎則少退東面而俟既贊授肺
乃降、注引大射禮者賈疏云證此膴醢從左房來天子

諸侯有左右房故言左房大夫士無右房故言東房而已公祭如賓禮疏正義曰敖氏云祭謂祭薦祭肺祭酒也其異者於下見之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凡異者君尊變於賓也疏正義曰敖氏云贊授肺者以授肺而贊之也君尊不興取肺未祭則授之既祭則受之惟言授但見其一耳不拜酒者以其爲己物也不拜酒則亦不啐酒凡男子之坐卒爵者奠爵乃拜婦人之尊者立卒爵而執爵拜此立卒爵而奠爵拜主人荅其君禮與公於其臣乃先拜既者亦獻禮重也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疏正義曰敖氏云奠于膳篚見歸者取之亦在此也吳氏廷華云膳篚西面取觚者當對面取之故注以爲東面疏謂膳南有臣之篚據上篚在洗西南肆膳篚在其北不得北面隔篚取象觚是也至所以不南面及西面者蓋南面嫌與主同也○高氏愈云此獻席第三爵宰夫獻公公飲之

右主人獻公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

首公答再拜更爵者不敢褻至尊者古文更為受 疏 正義曰賈疏云主人受公酢而自酌者不敢煩公尊君之義楊氏云君尊不酢其臣主人自酢成公意也雖公更爵亦酌君之賸酒者明酢之之意出於君也方氏苞云公受爵而拜卒爵而拜主人荅拜之拜皆不稽首循獻禮之常也至代公自酢則賓主之禮臣下所不敢望於君故再拜稽首以比於君賜之爵而不敢以主人自居也 注云更爵者不敢褻至尊也者賈疏云褻因也獻君自酢同用觚必更之者不敢因君之爵褻服傳云君至尊也敖氏云更爵者改取南饌之觚蓋不敢用君器也云古文更為受者惠氏古義曰周禮巾車云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為更春秋昭二十九年傳云以更豕韋之後史記更作受知古文更字皆為受胡氏承珙云更與受聲義皆不相近古文作受者字之誤鄭所不從

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篚 疏 正義曰敖氏云亦興坐奠爵乃再拜稽首執爵興○高氏愈曰此主人飲之第二爵也

右主人自酢於公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

媵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酌散者酌方壺酒也於膳爲散今文媵皆作騰

〔疏〕正義曰拜賓賓降筵校勘記云賓唐石經敖氏俱不重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氏俱重石經考文提要云大射禮當此節曰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不舉賓字例同又云疏無降筵二字

北面荅拜

注云媵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又云今文媵皆作騰者說文㑥送也从人灷聲古文以爲訓字段氏玉裁注云㑥今之媵字送爲媵之本義以姪娣送女乃其一端耳訓與㑥音部既相距甚遠字形又不相似如疋足卯丣丂丂之比今案訓當作揚由揚譌詠由詠復譌訓始則聲誤終則字誤耳據鄭檀弓注知禮經作媵記作揚媵爲古文揚字若今文禮媵作騰騰正與揚義協胡氏承珙云禮經言媵者訓送是其本義說文貝部賸下一曰送也賸與媵聲義竝同媵讀爲揚則聲轉而義亦異鄭注檀弓以有謂之杜舉與揚相近故云揚近得之此注云媵送也讀或爲揚則是以送爲媵之本義揚爲禮家異讀賈疏云揚訓爲舉義勝於媵送故讀從之以說檀弓則可以疏此注則非今文媵皆作騰騰義近揚禮記本今文故作揚

觶鄭注儀禮以媵從古文送義爲正故不從今文作騰賈疏又謂騰與媵皆是送義亦非至媵讀爲揚者釋名媵承也承與繩通詩抑子孫繩繩韓詩外傳作承承繩本从蠅省聲方言蠅東齊謂之羊郭注今江東呼羊聲如蠅媵讀爲揚此其聲例段云媵卽古文揚字恐未必然胡氏肇昕云胡說是也古文作媵今文作騰禮記今文宜作騰經師以訓詁字易之爲揚故曰揚觶騰可訓爲揚媵不得訓爲揚注或讀爲揚者讀媵爲騰義得爲揚耳媵送一義揚擧一義注自分明段氏乃合媵揚爲一字誤矣郝氏云媵言酳嗣擧也初獻爲正再酌爲媵媵副也與賸通貳嫡曰媵獻而又酬所以爲媵盛氏世佐云媵送也副也合二義乃備胡氏肇昕云說文訓倂爲送義自賸括諸家拘於媵爲貳嫡之稱遂於送之外更加副義不知禮經多言送爵媵觚者猶云送爵也獻而又酬所以爲媵說雖巧而非經義也褚氏寅亮云凡獻以爵者則酬以觶今獻旣辟正主而不用爵則酬亦不用觶矣安可以改觚爲觶朱大韶曰唐石經作坐奠爵拜賓降筵不重賓字是也禮於射獻酬酢但言坐奠爵拜未有拜言拜主人言拜賓者鄉飮鄉射二禮皆云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飮射主賓分階燕大射公席於阼故賓主人皆於西階大射儀

與此同儀節盡同作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荅拜亦不言拜賓云云酌散者酌方壺酒也於膳爲散者李氏如圭云賓酢主人酌膳不敢卑主人主人酬賓酌散不敢自尊也少儀君之乘車君綏曰良綏副綏曰散綏散義同此

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荅拜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也此降於正主酬

疏正義曰朱子曰正主之酬皆坐卒爵此代君酬當降禮而立飲今不立而坐則是不降故辭不敢當也張氏惠言云大射儀注則云比於正主酬也疏各爲之說案正主酬賓坐祭遂飲卒觶與坐奠觶拜無立飲之禮此以公卒爵立飲決主人代君行酒亦宜立飲今坐卒爵故辭之注又言所以坐飲之故乃比於正主酬也大射注爲是此注誤耳敖氏云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蓋欲即受此觶不敢復煩主人之更酌己且遠辟媵爵於公之禮也媵爵於公者亦皆先自飲乃更酌之云卒爵拜省文也大射禮曰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盛氏世佐云賓辭之意敖說得之如注說則主人之代君久矣鄉受賓酢亦不立飲賓何以不辭邪褚氏寅亮云注謂辭其代君飲酒不立飲蓋君臣酬酢君立飲而臣坐飲賓以尊君之禮尊代君飲者故辭其坐飲也敖說殊牽強豈有酬而不先自尊飲者

平下經云酬賓亦立飲可見君當立飲吳氏廷華云正主當指公公立飲主人坐故曰降於正主若鄉飲酒鄉射正主本坐飲與此同何得謂之降焦氏以恕云注解甚當敖說非禮意不可從也。高氏愈云此主人飲之第三爵

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不拜洗酬而禮殺【疏】正義曰據獻禮盛則拜洗也

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拜者拜其酌也【疏】正義曰注拜其酌也校勘記云徐陳集釋通解楊氏也俱作巳　云拜者拜其酌也者賈疏云案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皆主人實觶席前北面賓始西階上拜此及大射主人始酌膳時賓已西階上拜者以其燕禮大射皆是主人代君勸酒其賓是臣急承君勸不敢安暇故先拜也案疏說分析甚明而敖氏云拜爲將受之是時主人已在筵前北面盛氏謂此與鄉飲酒禮亦同但文有詳略當以敖說爲正恐不可從韋氏協夢云賓西階上拜主人妄少退卒拜然後授賓爵于筵前吳氏廷華云禮無拜酌之例此言拜下即言受爵則仍是拜受爵非拜酌也

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遂者因坐

而奠不北面也奠之者酬不舉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酬賓不奠乃授之者亦與士禮異者也主人拜亦於賓右少牢下篇酬尸酬賓亦皆親授解方氏苞云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奠爵而不授以此解不用不煩賓以親受也燕則君賜故親相授受以致其嚴恭郝氏云賓不飲酬酒猶必坐祭後奠敬君也韋氏協夢云鄉飲酒鄉射旅酬之禮賓主之故主人酬賓奠而不授爲將以此解舉旅也燕禮公主旅酬之禮故主人酬賓授受如常禮○高氏愈云此飲賓第二爵賓奠不舉李氏如圭云於酌膳時賓即拜且手受而祭之急承主人之酌重君物也此皆異於鄉飲酬禮褚氏寅亮云授而不奠異於士禮少牢下篇酬尸賓皆然豈此乃大夫以上之酬禮歟又代君行酬即是尊者之賜矣故尊之而祭與之先拜之義一也

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

賓不立於序內位彌尊也位彌尊者其禮彌卑記所謂一張一弛者是之類歟

【疏】正義曰注其體彌卑校勘記云體徐陳集釋通解楊氏俱作禮案大射疏引亦作禮胡氏肇昕云此疏述注亦作禮記所謂一張一弛者一作弛釋文作壹弛○主人降復位李氏如圭云下經薦主人于洗北則洗北者主人之位敖氏云位西方東面也此時未有洗北西

面位至旣獻大夫而薦乃有之賓降降筵也褻者賓降於階下而君命升之故此時惟降筵而已恐褻禮而重煩君命也李氏微之云東南面立鄉君也敖氏云不立於序內者升降異處以相變爲敬　注云賓不立於序內位彌尊也位彌尊者其禮彌卑者賈疏云賓初得獻立序內此酬訖立席西漸近賓筵是位彌尊酬禮漸殺故云禮彌卑也引記一張一弛者禮記襍記文案義疏云主人復位經不言其方據下胥薦主人于洗北似洗北其位也然經明言復則其初位矣入門時未聞有洗北之位考周禮膳夫上士前入門士在西東面復位當指此言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命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

【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媵爵者獻酬禮成更舉酒於公以爲旅酬之始　注云命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張氏爾岐云長幼可使當云年長而可使者敖氏云長謂下大夫之長也此但云命長不言下大夫者其以下大夫媵爵有常職故與盛氏云長官之長非年之長也下大夫五人以屬於司徒者爲長蓋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其義異也

韋氏協夢云如注說則賓乃大夫豈可使卿媵爵乎敖說較長褚氏寅亮云注中卿字衍觀大射儀注卿則尊士則卑鄭君之意便明義疏云賓以大夫則媵爵自無使卿之理長如達官之長之長非以年計也注兼卿言且幷幼以立說非也

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 作使也卿爲上大夫不使之者爲其尊 疏 正義曰敖氏云以公命作之也二人所謂長也大夫在入門左之位北面則小臣作之者其亦南面與韋氏協夢云小臣作媵爵者立東南面若南面則背君矣 注云卿爲上大夫不使之者爲其尊者盛氏云注意蓋謂媵爵之事賤不可使尊長爲之也此與命大夫爲賓宰夫爲主人義異韋氏云大夫有三等上大夫卿固不可使而中大夫乃副於卿者大射儀謂之小卿是也惟下大夫爵位稍卑故使之吳氏廷華云獻畢未樂賓即行旅酬之禮者重歡也南面者大夫在門右少進北面故向之二大夫皆最長者也君命長而使二大夫其爲常法可知

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再拜 再拜稽首拜君命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北面亦東上方氏苞云主人及媵爵者皆代君行禮而君禮之則異何也膳宰士也且爲獻主職素定矣故辟事無加命

媵爵者大夫也小臣作之必進受命於君故荅其拜也主人獻賓獻公酬酢始畢卽作媵爵者俾主人得暫息然後獻公卿大夫也

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

序次第也猶代也楹北西楹之北也交而相待於西階上旣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爲上

【疏】正義曰賈疏云西面北上者是未盥相待之位序進盥則北面向洗　注云序次第也猶代也者禮記祭義鄉大夫序從注序以次第從也又郊特牲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注序猶代也案公食大夫禮序進注序猶更也更代同義更代與次第義互相成故兼言之云楹北西楹之北也交而相待於西階上旣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爲上者賈疏云二大夫盥洗訖先者升西階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東面酌酒訖右還由西楹北向西面階上北面後者升西階亦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酌酒訖亦由西楹之北西階上北面相待乃次第而降故云交而相待於西階之上敖氏云序進之節先者旣洗後者乃進也先者旣洗卽升立於西階上以俟後洗者也酌散更言序進明其復

發於西階上也交於楹北交相右也凡經文惟言交者皆謂相右也階上之位退者在東進者在西以相右為便降時亦先者降三等後者乃降蓋同階而同時俱降之法然耳張氏惠言云下經云序進坐奠于薦南注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疏以為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案大射注云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于西楹北相左俟于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為上又云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北亦相左若如疏說則是相右非蓋誤會注以右為上之文也凡往來無相右者鄉射禮可證鄭云以右為上者謂階下並行時來既上媵居由右及其升堂上媵由階上之東進奠觶右還與進者相左則在西方而降又居右也韋氏協參云始言序進者以序而盥也後言序進者以序而酌也先者既洗當退立于階下而立俟後者既洗與之以序而升也升亦先者升三等後者從之敖氏謂先者既洗即升立于西階恐未然褚氏寅亮云前之序進進而盥洗也後之序進進而酌也故兩言之若如敖氏先者立于西階上以俟後洗者則酌散時肩隨而行安得有交于楹北節次凡相交者必相左吉事皆然經不盡言耳吳氏廷華云注云往來以右為上賈疏合洗南西面及階上北面言之愚謂在洗南時先者既洗而還後

者又往洗往來相交時先者在東南行後者在西北行先
者在後者之右後者在先者之右賈疏以楹南西面言之
不知楹南爲暫立之位雖有左右何往來之有至階上亦
暫立相待之右亦無往來又云此及下若君命皆致二節
凡四言序進其兩序進在洗南者不必言矣其堂上之節
據經酌散者升階即言序進實觚者既酌始言序進則酌
散者之序進在階上始發步而未酌散之先實觚者之序
進則在既實觚將往賓薦南之頃據此則酌散者既升皆
即序長幼爲先後長者先進少者待于階上長者既東面
酌散乃退由其右西面還視其初進酌之道爲少南初進
酌之道則在其北也後者當先者既酌而退之時即發步
循先者初進酌之道而進當西楹之北轉而東行乃與退
者東面相値退者西面以北爲右進者東面以南爲右彼
此相爲右所謂交也然後先者待後者反而竝降焉酌散
者之序進相交者如此實觚者升階即東西竝行當尊乃
轉而東行及尊竝實觚然後序進後者待於瓦大尊所先
者由方壺之西轉方壺之北又轉而南當公席乃東面奠
于薦南既奠亦退從其右由西南而北而西還及方壺之
北即東楹之北視初進奠之道亦在其北後者當先者既
奠而退時亦從尊所循先者初進奠觚之道而進轉及方

壺之北亦與退者東西相値而彼此相爲右與酌散者同及階上待後者竝降而拜送實觚者之序進相交又如此合而計之進退先後凡四道也**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疏正義曰方氏苞云鄉飲酒鄉射媵爵者皆先自卒爵示欲代賓大夫導飲也而賓大夫更卒觶必自致其敬而後安也燕射以宰夫代君以獻大夫似可代君以酬而公酬賓亦自卒觶以君之於臣不可以獻而酬以導飲則無妨也至酬賓以後三舉酬不復卒觶則義當有節耳○蔡氏德晉云此下大夫二人媵爵于公各飲一二觶以導飲也**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待君命也疏正義曰敖氏云云洗南西面西面鄉者之位吳氏廷華云待于洗南洗南者以將奠觶于篚也**小臣請致者**請使一人與二人與優君也疏正義曰敖氏云致如致爵之致酒君物也以進于君故謂之致張氏爾岐云或皆致或一人致取君進止吳氏廷華云優字未安大射注云不必君命**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

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

序進往來由尊北交於東楹之北奠于薦南不敢必君舉也大射禮曰媵爵者皆退反位

疏正義曰升賓之校勘記云賓唐石經作賓徐陳集釋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實○敖氏云皆皆二人也言若者不定之辭下文云若命長致與此互見也亦小臣命之乃序進又實之乃云序進見其旣酌而竝立于尊所乃行也此進退皆不相待于西階上蓋急於爲君酌與拜送也注云序進往來由尊北交於東楹之北者賈疏云前二人酌酒降自西階故交於西楹之北此酌酒奠於君所故交於東楹之北交於東楹北者先酌者東面酌訖由尊北又楹北往君所奠訖右還而反後酌者亦於尊北又於楹北與反者相交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奠訖亦右還而反相隨降自西階褚氏寅亮云鄉執角觶待于洗南俟後命也旣得命則先奠觶于莚乃拜命旣拜乃洗象觶禮之次第宜然此經始言序進在奠觶前次言序進在升實後不在西階上立俟明矣又先酌者西行宜在北後酌者東行宜在南如是乃得相左而交於楹北疏似倒說云奠于薦南不敢必君舉也者賈疏云鄉飲鄉射皆云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是

鄉飲酒一人舉觶及二人舉觶皆奠于薦右今言媵爵于公是將舉旅當奠于薦右而奠于薦左故云不敢必君舉也江氏筠云二大夫媵爵疏於交于楹北無明文至序進坐奠于薦南疏則謬案大射交于楹北注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于楹北相左于序進奠于薦南則云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北亦相左疏云言亦者亦前酬酌自飲時相左于西楹之北時後者南相東向先者北相西向向西階右還北面待後至降也今此二人先升于尊西東面酌訖于東楹之北東向向公前奠之右旋于東楹之北北畔西過後者亦于尊西東面酌訖于東楹之北南過東向于公前奠之是亦交于楹北相左也較燕禮疏爲是也敖氏釋交于楹北云階上之位退者在東進者在西以相右者爲便然由楹北至尊後由尊北至君席前俱南相行爲疾而北相行較緩臣趨君命理宜由疾其先者酌訖奠訖既得將事其進者方進將事則後者之進先者于酌時空少北以便之疏說不如鄭義也李氏如圭云尊在東楹之西以執冪者在尊南故既酌由尊北楹北往奠于君所薦南君左也盛氏云公席在阼階上西鄉薦南即其左也奠于薦南與鄉飲酒記所謂將舉者于右之義異故注以不敢必君舉釋之引大射禮者張氏爾岐云見

此二人阼階下拜訖亦反門右北面位也

右二人媵爵於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興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

疏 正義曰李氏云此君為賓舉旅行酬也敖氏云鄉者君與賓各受主人之獻其情意猶未接至是公乃酬賓而與之為禮也　注云興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者李氏云酬賓就西階降尊以就卑也盛氏云公酬賓于西階上以貴下賤也胡氏肇昕云敖氏云興以酬賓謂興立于席舉觶鄉賓而酬之也酬賓亦不下席君尊也說與注異解禮者多據以駮注方氏苞云凡獻酬主人就賓之階賓就主人之階經皆明著之況以君而就臣之階以酬以拜無不特書之理敖說於文義脗合韋氏協夢云如注說則拜當云降適西階上酬賓不當祇言興矣且公若降酬賓則於賓之拜公可自辭之不必使小臣矣案經文簡質多互文見義云興云賓降西階下則公之就西階可知

也賈疏云賓降拜不于阼階下而言西階下故知公在賓西階上也不言西階者以公尊空其文也發明鄭義最爲明顯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者上云再拜稽首此云升成拜是升而復再拜稽首也成蔡氏德晉云謂之成拜者以堂下再拜而君辭之若未成然故復升堂再拜稽首以成之也敖氏云西階下之再拜稽首雖爲賓不敢不盡臣禮也辭者不受其拜下之禮賓之也賓升成拜順君賓己之意也埍案小臣以公命辭賓不于阼階遂辭之乃至西階東且西面者準上命執冪者必就其西面方之位又聘禮賓在東則使命東面致命此經賓在西西面故

公坐奠觶荅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

賓升再拜稽首

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此賓拜於君之左不言之者不敢敵偶於君

疏 正義曰注云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者敖氏云賓未卒拜而小臣辭之異於初也此不言成拜者未卒拜於下無所成也吳氏廷華云下時將拜未拜君即辭之因而升拜非下後遲回未拜也韋氏協夢云上云升成拜此云升再拜稽首者上降時已再拜稽首特升以成之耳故云成拜此降未拜

升始拜必言再拜稽首者嫌祇升拜而不再拜且稽首也云此賓拜於君之左不言之者不敢敵偶於君者賈疏云上云公酬賓于西階上則此賓升再拜者拜於君之左可知不言者不敢敵偶於君闕其文也盛氏云奠觶答拜皆于西階上敖云奠于薦右郝云答于阼階上皆非也君無北面之禮雖就賓階酬之然其西面自若也賓之拜也於其西北面則不得云拜於君之左矣注說亦未是

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

疏正義曰敖氏云賓受虛爵于君席之前故云進必就而受之者臣事君之禮也受時蓋東面於薦北方氏苞云觀此則公不就西階益明矣凡經言進儃側不一於揖讓行趨而言進者各指其事表其地也於受爵而言進者皆至其席前鄉飲酒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鄉射賓進受爵于席前是也於授物而言進者婦見舅姑執笲進拜奠于席是也公酬不言就西階飲不言降席而賓受虛爵曰進則進受于公之席前明矣案盛氏云賓於此云進則拜時于西階上少西矣受虛爵亦北面敖說非公既受觶反位○高氏愈云公復卒觶以導賓飲蓋公飲第二爵矣

易觶洗君尊不酬故也几爵不相襲者也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更作

新易有故之辭進受虛爵尊君也不言公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位者亦尊君空其文也【疏】正義曰注云凡爵不相襲者也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者賈疏云謂受尊者爵與尊者爵皆言更受卑者爵與卑者爵皆言易此公酬賓與卑者爵故言易也案朱子謂更易本無異義敖氏云易觶者謂更取角觶也或言更或言易互文耳張氏爾岐云易猶更也注於更易二義太生分別賈疏援證雖多亦未見確據胡氏肇昕云少牢更爵法亦云更猶易也葢散文則通對文則異鄭以篇中或言更或言易故通校前後經文而分別之如此

公有命則不易

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命即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疏】正義曰敖氏云命謂使之仍用冢觶也賓則不易之不敢違君意也不洗者嫌也承尊者後而復洗之則嫌若不以為絜然○注是以不言成拜　校勘記云以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亦　云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者賈疏云禮殺者謂若酬時是也或君親辭者謂若公食大夫云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公降一等辭賓升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是階下未拜不得言

升成拜也公荅再拜拜於阼階上也於是賓請旅侍臣[疏]正義曰注云於是賓請旅侍臣者李氏如圭云請行酒於羣臣也記曰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賈疏云大射於此時賓請旅於諸臣此不言者文不具賓以旅酬于西階上旅序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飲酒[疏]正義曰方氏苞云公卿先受酬而後獻何也君不可親酌以獻臣若酬則自飲以相導故可親也公卿君之所敬故旣親酬賓因藉手於賓以酬之士爲獻主而媵爵者以大夫何也君親酬也賓暨公卿大夫以禮重於宰夫之獻也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言作大夫則卿存矣長者尊先而卑後[疏]正義曰注云言作大夫則卿存矣者李氏如圭云王制曰上大夫卿通言之則卿亦大夫方氏苞云周有六卿之貳皆中大夫記又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也下經分獻公卿及大夫則此大夫包公卿明矣云長者尊先而卑後者吳氏廷華云此經皆卿大夫分言之則上大夫在卿中大夫則惟中下大夫耳此注又以大夫中有卿者蓋經祗言旅大夫不言旅卿故謂卿卽在大夫中下經所謂賓以酬長是也與上下經單指中下大夫異張氏爾岐云卿稱上大夫旅三卿偏次至五大夫敖氏云長如若長之長大夫長謂上卿若諸

公也此惟據受賓酬者而言若有諸公則先酬之

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荅拜賓在右者相飲之位疏正義曰注左右者校勘記云左諸本俱作在云賓在右者相飲之位者賈疏云賓在西階上酬卿賓與卿並北面賓在東卿在西是賓在大夫之右賓位合在西今在東者相飲之位也敖氏曰惟云大夫者諸公與卿亦大夫耳大夫未獻乃先受旅者此酬禮不主于己故無嫌韋氏協夢云敖氏既謂若有諸公先酬之則此所云大夫惟三等大夫而已且王制云諸侯上大夫卿未聞稱諸公大夫者敖謂諸公亦大夫非是

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酬而禮殺疏正義曰注云酬而禮殺者賈疏云對酢之時坐卒爵拜既爵是禮盛也敖氏云賓獨祭酬酒者以此酒為公所酬異之也

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言更觶卿尊也疏正義曰注云言更觶卿尊者與卑者爵稱易與尊者爵稱更賓為大夫卑於卿故言更觶者卿尊也敖氏云公優所酬者或使得用象觶而不可以及乎他是以更用角觶旅酬而洗者亦為更觶新之也餘則不洗賓既拜送則就席張氏爾岐曰膳觶本非臣所可

襲以君命故得一用至酌他人則必更矣注釋更字義亦未可信盛氏世佐云此爲公有命則不易不洗者言也若既易則不更不洗而竟實散矣不復酌膳者異於公所酬也吳氏廷華云所以易觶者益君本以不易者優賓賓既飲說不敢輕用之大夫也。高氏愈云此賓酌觶自飲而因以導大夫飲蓋賓飲之第二爵也凡諸大夫皆飲一爵

大夫辭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卒猶後也大射禮曰奠于篚復位今文辭皆作偏

疏 正義曰辭受酬如受賓酬之禮者敖氏云如射人作酬升受旅以下之儀也方氏苞云一如公卿受賓酬之禮而無殺也不祭者賈疏云酬禮殺也敖氏云此見其異者也酬酒不祭乃其正禮賓之祭者有爲爲之耳張氏爾岐云辭受酬皆拜受拜送但賓之初酬有坐祭後酬者則不祭爲異卒受者敖氏云下大夫之未者也無所酬獨飲于西階上張氏云大夫辭受酬不及于士也吳氏廷華云下于燕時大夫卒受者有酬士之文此亦當然今依經闕之蔡氏德晉云堂上無士席三士旅之皆自大夫止不及于士至三旅後乃徧及也 注引大射禮者張氏云奠觶復位復門右北面之位

右公舉媵爵酬賓遂旅酬初燕盛禮成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酬而後獻卿別尊卑也飲酒成於酬也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降奠于篚主人獻卿又二大夫媵觶于公公又舉媵酬賓若長遂旅酬凡三節此獻卿而酬燕禮之稍殺也○敖氏云實散降于賓也凡獻于西階上皆西南面韋氏協夢云獻卿實散者非公所命獻之人也凡公命獻者皆酌膳　注云酬而後獻卿別尊卑也飲酒成於酬也者賈疏云此酬非謂繹常獻酬乃是君為賓舉旅行酬飲酒之禮成於酬酬辯乃獻卿以君尊臣卑是以君禮成卿乃得獻故云別尊卑也楊氏曰卿者君之股肱腹心燕禮之所當先也獻禮後卿何也燕義云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既命大夫為賓故先獻賓獻賓而後獻公又獻禮成於酬禮成而後獻卿此事之序禮之立非後於卿也褚氏寅亮云凡旅者不洗此洗者為更爵也吳氏廷華云此燕義所謂公舉旅行酬而後獻卿也不與賓同獻者卿與鄉飲遵者等至此乃獻亦待遵者意也胡氏肇昕云卿尊於大夫而親於君不以卿為賓者如子不為父尸之例以子親於父也此卽燕

義所謂明嫌之義也既以大夫為賓則大夫雖卑而為賓則尊故獻賓必先於獻卿以飲酒成於酬既旅酬則獻賓之禮已成乃特獻卿焉亦以尊卿也注所謂別尊卑者指賓與卿言疏謂君尊卿卑非是

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重席重蒲筵緇布純也卿坐東上統於君也席自房來

【疏】正義曰注云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重席重蒲筵緇布純也者敖氏云兼卷謂以兩席相重而並卷之也其卷亦是未執時兼卷是設時亦兼布之矣此固異於設加席之法亦以其二席之長短同故得由便為之爾張氏爾岐云重席但一種席重設之故注云重蒲筵緇布純也加席則於席上設異席如公食大夫記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是也經義聞斯錄曰經云兼卷則上下長短同其為一種席可知若上經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賓大夫也下經若有諸公獻之加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為近君屈也鄉飲酒禮賓若有遵者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大夫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無諸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鄉射禮大夫若有遵者席于尊東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皆非一種席矣吳氏廷華云周禮司几筵

大朝覲疏云初在地者一重謂之筵重在上者謂之席上
經司宮筵賓疏說亦然此經筵賓無加席是就初在地一
重言之故只曰筵鄉射記言蒲筵纁布純公會記蒲筵常
纁布純同當俱指在地一重其上一重則撫司几筵設莞
筵加纁席加文席公會記蒲筵加萑席是加席與下一重
之筵不同此注以重爲重蒲筵非也蓋因鄉飲酒有加席
而彼經只言蒲筵故以重蒲筵意會言之要知此經重席
當卽是加席鄉飲酒禮先曰重後曰加蓋重卽加耳堉案
義疏曰燕以尊賓爲節故席於中堂鄉雖貴於賓而不敢
以尊於正禮故後賓獻而位於賓東又布席徹席者須在
席之上下爲之乃便於卷布今司宮席鄉西面從上布之
也鄉辭重席者當在將就席之先則北面近席時也楊圖
皆謂敖云拜送不言鄉可知又賓東卽鄉飲酒之尊東蓋
遵者之位也彼尊在房戶閒故以尊爲節而謂之尊東此
房戶閒無尊故以賓爲節而謂之賓東云鄉坐東上統於
君也者盛氏曰鄉席於賓左循鄉飲酒禮之遵者席於賓
東也惟東上爲異遵席西上遵亦主也故統於賓鄉席東
上卿亦臣也故統於君鄉飲酒禮尊于房戶之閒故遵在
賓東賓在尊東此雖尊於東楹之西而席鄉之處亦如之
知不繼賓而東者以賓東戶牖之閒爲王設展之處空辟

之也三卿之席亦以東爲上司徒最東次司馬次司空卿也云席自房來者公食大夫云宰夫筵出自東房是也

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徹猶去也重席雖非加猶爲其重累去之辭君也

疏正義曰注云重席雖非加猶爲其重累去之辭君也者敖氏云謂徹去上席也卿以重席爲辭故去其上席爲卿設重席正禮也必辭之者去君差近宜辭之張氏爾岐云以君有加席兩重此雖蒲筵一種重設嫌其兩重與君同也

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受爵卿降復位不酢辭君也卿無俎者燕主於羞

疏正義曰敖氏云不啐酒則不拜酒不告旨可知此亦降于賓者也卿升降席皆自西方盛氏云復位復堂下西面位也吳氏廷華云此經與大射不同大射爲祭而設賓無尊屬故卿與賓同設俎此經如聘賓勞臣賓有尊屬卿不得與賓同故無俎也或問上有無事而燕之禮賓亦空無尊屬與大射同而卿亦無俎何也曰有尊屬者當以此禮爲準無屬者則可

以大射禮通之如聘使之燕應有戒宿此經請賓但就己臣言蓋經文不能偏具以理爲斷可也　注云不酢辟君也者張氏爾岐云獻公主人酢于阼階下此不酢者嫌與獻公同也章氏協夢云卿不酢主人者非正賓也主人亦不自酢者嫌與君禮同也云卿無俎者燕主於羞者敖氏云無俎者燕禮輕於大射故卿遠下賓也方氏苞云大射大夫有脅而燕則卿無脅何也唯會禮有姉牲體饗燕皆祭而不舉大射將祭而辯尊卑義近於饗故備設爲俎以見其文燕示慈惠庶羞畢陳以致滋味故公及賓而外不設薦俎以見其質也○高氏愈云此主人獻卿而卿各飲一爵也

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今文無奠于篚

疏　正義曰敖氏云辯獻卿如賓散以下之儀惟不洗耳主人既奠爵復位于西方　注云今文無奠于篚者胡氏承珙云上文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又下獻工云主人受爵奠于篚知此亦當有奠于篚大射儀亦云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鄭以彼決之故從古文

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

疏

正義曰注云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
有三監者張氏爾岐云鄭司農注典命云上公得置孤卿
一人後鄭從之是孤卿本一人也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
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是方伯之國或有三公故
云諸公也賈疏又云立三監是殷法周使伯佐牧不置監
其有監者因殷不改者也故鄭云容容有異代之法也敖
氏云此禮通五等侯國言之故於諸公云若有蓋上公之
國乃有四命之孤侯國以下則無之也褚氏寅亮云獻雖
先卿其升席亦必侯射人命之亦與卿序升敖氏謂獻卽
先升恐未是吳氏廷華云公舉二大夫媵爵者三上公爲
賓舉旅一也下若賓若長惟君所酬二也笙入之先公又
舉眞三也外此則舉賓所媵爵者一下公坐取賓所媵觶
與惟公所賜是也若無算爵曰酌膳爵者酌以進公酌散
爵若酌以之公命所賜二者雖曰公賜而不言公舉是二
大夫所媵止須三爵上二人所媵旣有二爵則此一爵已
足命長之義如此且可知經言若者雖是無定之辭實以
上須三觶前媵兩則後媵必一前媵一則後媵必兩故云
若則所謂若者名曰無定實則有定耳注以命長爲優蓋
謂命長則少一觶少一觶則公少一舉耳不知三觶皆公
舉何論優與不優乎又曰三監之說雖本之王制然是殷

法於周制無考此言諸者當兼致仕者言之盛氏云孤一人而曰諸公者以別於其君之稱公也諸言衆也若曰猶是衆臣云爾周禮典命職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注云眡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加于男也惟其禮加子男故亦得稱公惟其列於卿大夫之位故加諸以別之亦有言公而不加諸者鄉飲酒禮云公三重是也以其在鄉里言之也天子之上公亦有稱諸公者曲禮曰諸公東面是也以其在王朝言之也正名之義各有攸當注乃引殷法以釋之誤矣胡氏肇昕云諸公之說各家不同注釋官以注說為允詳鄉飲酒禮今案盛氏說亦明析可備一解蓋對公而言則別之曰諸公此經是也不對公而言則亦曰公鄉飲酒禮是也此亦散文則通對文則異之例耳

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席孤北面為其大尊屈之也亦因阼階西位近君近君則屈親寵苟敬私昵之坐

疏 正義曰注云席孤北面為其大尊屈之也亦因阼階西位近君近君則屈者敖氏云席之於此以其尊於卿而不與之序也阼階之西於君席為西南直其左也諸公在君之左卿在君之右蓋以左為尊也東上者亦統於君也無加席者以太近於君故設時即不敢與之同而不待其辭也上為卿辭

重席而已而於公乃云無加席者明其尊於卿若或於君所而用兩席焉則當有加席而非重也禮加席尊於重席方氏苞云諸公乃天子有加命而禮絕於同僚者也故席於阼階西所以別於卿大夫而幷無加席以示下不敢過於賓上不敢僭於君也褚氏寅亮云此同於賓也不設之而待其爵者敖氏謂位近於君是也不言無重席而言無加席者別言之則席同者曰重異者曰加統言之則重亦名加此經是也

右主人獻卿或獻孤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又復疏正義曰敖氏云上經云皆致是猶有一奠觶未舉也小臣又請之者此媵爵之節耳蓋歸者公命皆致今猶有一奠觶若惟命長觶則奠觶無矣故於是時不以奠觶之有無皆當媵爵蓋以爲節也方氏苞云公若命長致則仍有奠而不舉之爵而再請媵爵者以此爲公卿大夫舉酬之始不可仍酬賓未用之爵也曰二大夫媵爵如初見媵爵者始終惟此二大夫也爲君行酬則致爵者大夫坐而飲則執爵者士輕重之衡也張氏爾岐云二大夫媵爵自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至執觶待

于洗南皆與前二人媵爵者同也

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

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荅再拜

命長致者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也古文云阼階下北面再拜

【疏】正義曰注古文以下十字今本並脫徐本集釋通解俱有、注云命長致者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也者李氏如圭云若者不定之辭前所媵二觶上觶以爲賓舉旅下觶以爲卿舉旅今所媵一觶以爲大夫舉旅所用唯此三觶而言若命長致者優君之辭敖氏云長二人中之尊者命長致云若則或有命皆致者矣蓋脫屨升坐以前君凡三行酬則大夫所致者當有三爵然大夫致爵之節惟止于再故公之命致爵者或前多則後寡或前不奇則後偶皆互爲進退以取足于三觶之數使之無過與不及耳此經之所明言者乃前多後寡者也其所不見者則皆言若以包之若然則此時之當致者蓋有定數而小臣猶請之者當由君命而不敢自專也張氏爾岐云前媵爵云若命皆致此媵爵云若命長致皆不定之辭非謂前媵必二人後必一人也欲互見其儀耳褚氏寅亮云上經云若君命皆致此云若命長致作不定之辭似任公之意乃所以優公也

若論禮意則初命二人致次命一人致乃隆殺之節宜然云古文云阼階下北面再拜者胡氏承珙云案上文媵爵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注云再拜稽首拜君命也又云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蓋凡拜君無不稽首者此一人致爵與上皆致同為拜君不應獨無稽首大射儀云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注亦云再拜稽首重君命鄭以彼決之故不從古文

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奠于薦南者於公所用酬賓觶之處二人俱拜以其共勸君【疏】正義曰注云奠于薦南者於公所用酬賓觶之處者張氏爾岐云前二人媵觶奠二觶于薦南公取上觶為賓舉旅下觶仍在今又媵一觶奠于薦南知其在公所用酬賓觶之空處也云二人俱拜以其共勸君者上云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是共勸君也敖氏云不致者亦拜以始者並受君命宜終之也亦拜于阼階下

右再請二大夫媵爵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一爵先媵者之下觶也若賓若長則賓禮殺矣長公卿之尊者也賓則以酬長長則以酬賓

【疏】正義曰注云一爵先媵者之下觶也者以前二人媵觶奠二觶于薦南其上觶已為賓舉旅今為卿舉旅又行一爵故知為先媵者之下觶也敖氏云先若二人觶則此一爵乃先致者之下觶先若一人觶則此乃後致者之上觶也云若賓若長則賓禮殺矣者對前為賓舉旅為賓禮盛云長公卿之尊者也者有諸公則公為尊若無則卿為尊也而諸公三卿中又自有長者云賓則以酬長長則以酬賓者經言若賓若長未定之爵注故兼言之敖氏云長公若卿之尊者也至是云若長者公卿已在堂故君得酬之君酬之是亦賓之也故其為禮與正賓同此酬主于公若卿乃或又酬賓者容遂尊者之所欲耳公卿既受獻君乃為之舉酬禮之序也下於大夫之禮亦然旅者賓則以酬長長則以酬賓方氏苞云賓前已受酬矣長之中若有諸公及師保之卿則立先故所酬無定也公舉酬爵經文凡三變此不曰舉觶而曰又行一爵唯公所酬者前已再卒觶矣能更勝酒則仍親卒觶若不能勝可覓以此觶授賓若長而使自行酬也吳氏廷華云上已酬賓此為卿舉所謂卿舉

旅行酬而後獻大夫也經兼言賓者明或有加禮義疏曰此之舉旅爲卿也爲卿則以酬長正也而亦或由賓以及長是仍優賓也

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疏正義曰賈疏云言如初者一如上爲賓舉旅之節放氏云在堂者酬訖大夫乃升受旅以辯言大夫卒受以見士不與也楊氏曰經云如初謂如前公爲賓舉旅一時禮也前君命二人皆致有兩觶奠于薦南後命長致有一觶奠于薦南前後凡有三觶燕禮自立司正以前凡有三舉旅用此三觶也初酬賓時公坐取所媵一觶以酬賓是行一觶也此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注云公又行一爵先媵者之下觶也下觶未舉今舉之是行二觶也工歌之後笙入之前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是行三觶也又主人獻士之後賓媵觶于公公取此觶爲大夫舉旅此又在三觶之外也

右公又行爵爲卿舉旅燕禮之再成

卷十一終